

年

卷

期

5

3

第

第

水 說 世 界

第 三 期 第 五 卷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STORY WORLD
Vol. V No 3
COMMERCIAL PRESS, LTD.

α ~ ρ η τ 1 2 3 4 5 6
《 X E L

▲ 爲什麼要學

國語？

蔡子民先生說：

『國語的應用有三：

- (1) 求智識須應用國語，
- (2) 謀職業須應用國語，
- (3) 服務社會須應用國語。

怎樣能應用國語？
請加入本社

國語科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函授學社

＊銀幕上的藝術＊



Anna Q. Nilsson 倪爾生

倪爾生美麗的頭髮是影界中少有的。伊現在已經出了嫁，度密月的

MI 時候，正扮演『鑽窟餘生』（登在下一期中）成績很好。



George Arliss 阿理司

阿理司本為一出名的演劇家。後來扮演影戲，也得了極好的成績。他的片子上海演過兩次，皆在愛普盧戲院映演，頗受歡迎，他的傑作名The Green Goddess 尚未到我國來過。

模型

The Common Law

朽木

路易是一個出名的少年畫家。他常說藝術與感情。完全是不相連續的兩件事。藝術是藝術。感情是感情。從此可見路易的思想了。路易的姐姐麗麗。是一位品格很高的女子。伊的品格。不得不高。何以呢？父母有很大的財產。兄弟又是出名的人物。一家的人。在社會上的位置很高。因此伊的身分也不得不高。本來照道德一方面說。伊也不能算不及格。

路易的思想既是如此。自然在工作的時候。精神完全是貫注在藝術上。同時自然不發生什麼感情。但是親愛的讀者啊。畫家能不發生感情。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咧。因為畫家日日接近都是一個美字。別的美還在其次。只有那些美麗的模型。朝夕相對。怎麼能不發生感情呢？可是路易的心理。有些不同。這不同兩個字也有點別的意思在其中。因為路易從來沒有遇見一個意中的模型。春天到了。路易忽然離開父母和姐姐。獨自一人到倫敦去。有一家大戲園聘請他畫一張大圍幕。這圍幕的背景。路易已計畫好了。只差一個美麗的女子。做這圍幕的模型。

倫敦的美麗女子。專以做模型為業的。聽見這個消息。都擁到路易的畫室中來。以為衆人之中。總有一個被路易選中。只是都失了希望。路易選擇模型。到底以什麼為標準呢？他要一個美麗柔和而又健全的女子。這些女子固然都有一部分的美。只是不能中他的意。

員	演
范麗	Corinne Griffith
路易	Conway Tearle
麗麗	Miss Dupont
加爾蒙	Elliott Dexter



他覺得對范麗已經發生了感情。

這一天忽地來了一位女郎。名叫范麗。伊穿着一件灰色外衣。胸前插着一束紫羅蘭花。灰色衣上。稍爲現出一些補綴的痕跡。

路易問道。「你是以做模型爲業麼？」范麗囁嚅的答道。「也可以說是一個模型。不過……我對於模型的經驗很少。」路易又道。「你做過裸體模型麼？」路易的話剛出口。就知道自己問錯了。正欲轉口。只見范麗已輕聲柔氣的答道。「這個倒不會做過。」

路易覺得伊確實是他意中的模型。一切都合他的標準。於是就決定聘請伊。工作也於這天起首了。

★ ★ ★ ★ ★

這時候路易常說的一句話。「藝術與感情完全是不相連續的兩件事」完全失了效力。他覺得對於范麗已經發生了感情。他雖然自己安慰自己。說決定不將這事告訴范麗。但是范麗又何須他告訴呢？

不久。路易的作品快要成功了。這是最後的一天。畫的成績。非常滿意。路易瞧着他的模型。情不自禁的說道：『親愛的，請恕我，我破



他們談話的時候。忽然地進來了。

了我一向的戒語。我從前常說。藝術與感情完全是兩件事。現在我覺得這句話不對。唉。難道是我的行為不對麼？兩人彼此談了好一會兒。各人都將要說的話說出來了。

這天晚上路易覺得極其高興。於是乘車回家。探望父母和姐姐。吃飯的時候。路易將所有的話都告訴了他們。路易的母親嘆了一口氣說道：『可惜伊是一個做模型的女子！』路易的父親也接口說道：『孩子。我希望你保守你的身分。』姊姊道：『呀。路易。你不能將家庭的名譽犧牲了啊！……唉，可憐的士弟芬！』士弟芬是路易家庭中所希望的女子。路易一團高興。聽了這些話。不覺發了怒說道：『這是什麼話。難道做模型的女子都是該下地獄的麼？』說了這句話。就賭氣離了家到倫敦去了。

顏色有些不對。路易察覺了。便問道：『有什麼事發生了麼？』范麗點頭道：『你的姐姐到我那裏來過一次。伊對我說了許多話。伊要我白

已估量自己的身分。因為你是一個大畫家家庭的位置很好。你又是家中的獨生子。並且還有一位士弟芬女士。伊又說若是你娶了我這
麼一個做模型的女子為妻。必定將你所有的名譽位置都犧牲了。唉。路易。伊的話很對。我……」



正廳
見范
桌上
一壁
跳舞
一壁
唱歌。

路易很生氣的說道。『什麼話。這不是一派胡說麼？我老實說罷。我是真心愛你。無論犧牲什麼。我也情願。』范麗很焦急的說道。『以前的事。只當一場幻夢罷。』路易道。『夢麼……我說
是幸福。是實事。並且是我們幸福的起點。不過
難道你不愛我麼？』范麗道。『你知道我愛你。
你的姐姐也知道。不過環境要我們分隔。那是
無法可想的事。』

路易很堅決的說道。『這話錯了。』

他們談的時候。麗麗忽地進來了。伊瞧見他們說話的樣兒。也沒說什麼。只氣憤憤地哼了一

聲。轉身去了。范麗陡地立了起來說道。『如何。我們的事。還能維持下去麼？』於是去了。

這天晚上。路易在家中吃飯。麗麗對父母說道：『那個模型已經應許我。以後再不來攪擾路易了。伊現在聽說與一個名譽很壞的



我必
定到
你畫
室中
來做
你非
法的
妻子。

畫像家打在一起。議論的人很多。』路易的父親聽了這些話。又覺得爲路易有些惋惜。因爲他也做過少年人。他知道路易決不肯輕易放棄范麗。只是也無法可想。

路易知道這天晚上。那位肖像畫家要開跳舞會。便徑自去赴會。到的當兒。正瞧見范麗在桌上一壁跳舞。一壁唱歌。路易上前去喚著范麗說道：『范麗。我有話要同你說。』范麗立刻從桌上跳了下來。眼中放出奇光。好像得了無上的獎品似的。伊隨著路易到客廳中坐下。路易說道：『范麗。這到底是爲什麼呢？』范麗道：『正是爲着愛你。但是我不能與你成婚。』路易道：『我告訴過你。我一定要娶你。』范麗道：不能……不過我現在決定了一個辦法。這時候是五月。等到六月一日。我必定到你畫室中來。做你非法的妻子。這樣。你的名譽位置。毫無損失。我也可以報答你愛我的誠心。』話說完了。兩人各自去了。

過了幾天路易姐姐麗麗與一個很有身望的人。名叫加爾蒙的定了婚。家庭中都很滿意。因爲門戶相當。

范麗道。『我自然是守住我的前言。』

路易道

『那麼我們最好是丟開手罷。』范麗道。『這個不能。因為你愛我。』路易道。『我不但



我怒極了。用馬鞭教訓了他一頓。

六月一日到了。晚上路易獨自一人坐在畫室中。心下忖道。『范麗未必來罷。如果伊來。我寧犧牲一切也要與伊正式成婚。』正想着范麗已經進來了。伊高聲問道。『今天不是六月一日麼？』

路易見伊果真來了。心下極其快樂。正待說什麼。范麗先搶口告訴路易道。『路易。我探着了一件祕密。有一天我到一處去遊玩。天色晚了。就住在一間小旅館中。旅館先有一位男客。這位先生忽然向我作了種種表示。並說他一見了就愛我。他的話語和一切舉動。都極其卑鄙。並帶着有幾分不規則的樣子。我怒極了。用馬鞭教訓了他一頓。這個人是誰呢？正是與你姐姐定婚的人名叫加爾蒙。啊……路易我知道了社會的真情形呢！……』

路易半晌不能作聲。好一會兒。纔向范麗道。『我們的事如何』

是同你離別世界上什麼我都看破了。什麼也不能牽住我了。」范麗道。

『那更不能。你要想想。你父親只有你一個兒子。還有你的

藝術……』路易道。『藝術麼？都化在你身上了。

沒有你。那來的藝術呢？』

他們正談着。忽然聽見有人咳嗽的聲音。一位老年人轉了出來說道。『孩子們。你們的話我都聽見了。路易。我同你母親商議過了。你終生的幸福是一件大事。所以我特意趕來告訴你。范麗。我要請你恕我。』范麗聽了這句話。趕緊過去依在老人的懷中。

(完)



范麗聽了這句緊過去依在老人的懷中。





大 宋 馬 和 之 畫
 大 士 像
 錢 塘 人 畫
 佛 像
 做 吳
 裝 拳
 馬 和 之
 法 飄
 之 逸

小 說 世 界

第 五 卷 第 三 期 目 錄

銀幕上的藝術……………編者

愛的黃昏……………億瓏

畫家小傳……………周香民

新點金術……………胡寄塵

殞儀……………李伊涼

平沙落雁……………林履彬

沉悶的人……………顧明道

思想的變遷……………敦父

攝影……………望憲

離奇的戀愛……………貢少芹

天真……………徐冷波

誰尸其咎……………張碧梧

夫婦怎樣稱呼……………蔣用宏

萬能術……………卓 呆

商務印書館出版

新文化辭書

▲現代智識的寶庫

發售特價

精裝一冊

一千三百頁

定價四元

特價二元六角

十三年陽曆

二月底截止

樣張承索即寄

編纂者

唐敬果

校訂者

李希賢

何松齡

沈雁冰

周昌壽

范壽康

陳承澤

黃士復

黃訪書

鄭貞文

顧壽白

本書何為而作？我國近年來的的新文化運動，把前博學深思之士所能備具的學問，一般民衆都應該加以修習而現代繁複的生活狀況，亦非有豐富廣博的智識不足以適應本書的編纂原因，就是想把最適切的求知工具來貢獻國人。

內容如何？本書範圍廣博，凡政治、宗教、經濟、倫理、教育，以及自然科學方面，凡是和

新文化有關係而為吾人所必需的智識，兼收並採，分條敘述，其中如各種學說思想，各項組織制度和古今宏哲學之傳記，都已盡量羅載。至於材料的精確，體裁的新穎，和文辭的優越，更無待言了。

出版家。本書特價，祇售二元六角，其低的微忱。廉為出版界所僅見。書館願將此書熱誠地提供於我全國人士，作為新文化運動之紀念的刊物，希望牠能較普及於一般民衆，為新文化前途放一異影。

出版家。本書特價，祇售二元六角，其低的微忱。廉為出版界所僅見。書館願將此書熱誠地提供於我全國人士，作為新文化運動之紀念的刊物，希望牠能較普及於一般民衆，為新文化前途放一異影。

出版家。本書特價，祇售二元六角，其低的微忱。廉為出版界所僅見。書館願將此書熱誠地提供於我全國人士，作為新文化運動之紀念的刊物，希望牠能較普及於一般民衆，為新文化前途放一異影。

商務印書館印行

發售特價

陳石遺先生編輯

近代詩鈔

毛邊紙精印

分訂二十四冊

定價十元
特價七元

本年舊曆十
二月底截止

唐宋以後詩學。以有情爲盛。有清一代詩學。以道咸爲盛。本詩鈔爲侯官陳石遺先生編輯。略如宋詩鈔元詩選之例。其宗旨詳於首冊序中。於百年來有數詩家。網羅大備。且多鈔從原集。有自數十首至一二百首者。閱此一編。不啻閱百數十家專集。而見作者之真面目矣。且有專集未刻與雖刻而傳本甚稀者。亦皆可於此詩鈔中求之。誠研究近代詩學者必不可少之書也。



愛的黃昏

億 瓏

此篇共分五大章：一章各為一篇，情節也各不相同。但是總共聯合起來，前後的關節，細看自能明白。所要分段的原故，是因為怕讀者看了厭煩，務必將前後略為參差，始能合讀者的好奇心理，這是編者一點小小的聲明，務請諸君莫嫌是廢話才好！

編者謹識。 十二，五，二十五。

(一) 荒村淒境

在那北風吹得頂利害的時候：灰色的大幕，緊緊把青天遮着，鵝毛片片的雪，漸漸地飛下空來，下了約莫一

個鐘頭，一片荒野全成了玻璃地毯一樣，十分淨白透亮。——一輪淒慘底紅日，拼命排擠了許久，纔把那灰幕撞散，一時——那點點的微雪，也就漸漸止住。無情底寒風，乘勢擾亂起來，把那些白帽的樹枝，搖得只是亂顫。

滿腔煩惱底修靈，一手執着木杖；一手攜着皮包，踉蹌地踏着殘雪，往那樹林密處前進。他抬頭看了看日色，已經由淡紅變成淡黃，光熱也漸漸強烈起來。路旁土溝邊上堆着的許多積雪，一塊塊跟着鬆泥往溝裏滾。溝裏的冰凍得很厚，現出了許多裂紋，日光照在上面，反射出

銀子似的光亮。岸旁上有幾顆矮小的青松，昂着頭立成一排，彷彿上帝特爲使牠來點綴寒景的樣兒。

修靈盤算到玉村的路程，大約只有二十里了。可愛的西山已經清楚地現在眼前，山尖上圍繞着的殘雲，如同一條白帶似的貼着。他一面奮勇往前進行；一面舉首看了看四圍景色，胸中的鬱結，些微冰消了一點。他猛然注意了日色的轉移，心裏觸動了悲思。他想那熱烈的愛，也就彷彿初起的太陽，非常美麗的往上升着，一時比一時強烈，一直到了極盛的正午。但是正午一過，就未免要漸漸消失了熱烈，也同那漸向西斜的日影一樣，似乎一定要隱入山裏了。他來回在心裏咀嚼了一陣，不覺落下了許多的淚珠。嚴寒的侵迫，也很不覺得了。

他回想到那孤苦無告的愛姊憶梅，現時不知道零落何方，生死存亡也不知道，姊弟一場空夢，教人怎麼不傷心呢？他把三年前的一些舊事一件件回想過來，一時痛恨，一時悲苦。不知不覺已經出了叢林，走到一些縱橫

交錯的田腔邊上。這時他十分飢渴，很想覓一個村店歇一歇氣。抬頭一看，四野荒涼，一個人影都沒有，村子也找不着。他十分懊悔自己臨行連水壺都沒有攜帶一個。他又靜心一想，既然有田，村子一定離此不遠了。於是就跟着那有足印的道路走去，繞了一兩個灣，遠遠望見有炊烟起了。他立刻緊扎了脚步，五分鐘後，到了一間茅屋的面前。那茅屋前後都是很矮的荊棘圍着，緻密得同小牆一樣，屋頂上的烟突，緩緩地冒出烟來。隔這屋子左右不遠，也有好幾處零落的茅屋，情形也照這屋一樣。他站在門邊招呼了一聲，等了好半天纔看見一個六七十歲的老婦走了出來，他把來意說明，慈祥的老婦就讓他進了屋子，坐在臨窗的木凳上。他舉首端詳這屋子，原來是前後兩間，收拾的倒還潔淨，外間堆着許多鍋缸盤碗等類，還有小小的土竈，上面擱着水壺，柴火的光，時時從壺邊冒點出來，綠幽幽的十分慘淡。裏屋的門掩着彷彿有孩子的啼聲，和病人的喘息，一陣蕩漾出來。

老婦給他端了一杯熱茶放在桌上，又到裏間屋裏去取了些粗糙點心，裝在一個小碟裏邊，說道：「先生，將就吃一點吧！鄉下沒有甚麼好食品的。」說完微微咳了一聲，面容上現出一種暗淡的慘笑。他十分不客氣把一盤乾點全吃了，喝了幾口熱茶。飢寒一時攆走完了。忽然一種尖銳的啼聲，把他們都驚了一跳，老婦一迴身走進裏屋去了。他站了起來，背着手屋裏走來走去，想這是甚麼怪聲，很願意探聽一下。正好老婦也出來了，他便沖口問道：「老太太這是怎麼一回事？」老婦很驚疑地望了他一會，纔回答道：「一個小孩子哭罷咧……」他又道：「怎麼又有病人的喘聲呢？不妨事您只管告訴我！我是報館裏辦事人，也可以幫您點小忙。有甚麼苦痛事，只管說罷！」老婦呆呆地望了他半天，還是一點回答都沒有。忽聽裏房裏啼聲大作，老婦連忙走進去，修靈也不顧高低滿腔疑惑地走到內室門前，往裏一望，只見一片破舊的傢俱，橫七豎八擺了一屋子，兩間草場，有一間懸

着蚊帳。那個老婦正坐在牀邊弄那手中的嬰孩，那嬰孩很大，約莫有三歲光景。但是枯瘦得不成樣兒，彷彿是沒有得着飽奶吃的一樣。那一片喘息的聲，便從那帳裏出來。他的目光由牀邊漸移到臨窗的桌上，他不禁驚訝地說了一聲，「怎麼這個像片，會到了這個屋裏呢？」他招呼那老婦出來，問道：「您的桌上，怎麼會擱住我父親的像片？」老婦流淚道：「是她……她的。」修靈着急道：「那個她！請您快說詳細罷！別就攔功夫，我還要到玉村呢？」老婦道：「她到我這兒已是三年了，她叫甚麼憶妹……」修靈省悟道：「不是……憶梅吧？」老婦道：「是的……是憶梅……」修靈不等她說完立刻跑進屋子去，老婦驚訝道：「先生別到裏邊去！」修靈道：「她是我的姊姊，不妨事的。」……老婦立時斂了驚訝的面容，現出了慘淡的笑，壓欣喜道：「阿彌陀佛！好容易盼到他了……」修靈這時胸中，充滿了酸甜苦辣，一時說不出是那一味。身體戰戰底進了屋門，走到牀前，扯開帳幔，只叫

得一聲「姊姊」眼淚便蛛絲似的落了下來……

可憐的修靈，他眼見着他那親愛的姊姊，已是緊閉兩唇，一點聲音都發放不出。面頰上的色彩，簡直是黃蠟一般，兩眼半開着，一點神氣都沒了。只剩得鼻孔裏一點微末的聲音，還隱約可以聽見。修靈不禁悲慘底痛哭起來，老婦手裏抱着小孩子，也到了牀邊。修靈用手撫摩着可憐的孤兒，一面連聲呼喚他的愛姊，那一種悽愴的形容真是描摹不出的。

這一種悲切的呼聲，似乎把她那殘餘的一線生機喚回來了。憶梅驀地驚醒，一眼看見她那久別重逢的愛弟修靈，臉上勉強慘厲地現出笑容，只見她顫動着那白紙似的嘴唇竟不能夠吐出一個字來。她掙扎了好半天，掛出了十分可怕形狀，好像在那裏盡力設法要使她愛弟明白她最後的一線希望……好一會……她舉起手來拉着了那愛子的小手，輕輕放在修靈的手上，用盡她的氣力，定神地望着他們現出了十分動人的慘容，

眼角裏擠出一滴滴將枯的痛淚。彷彿地很願意說道：

「愛弟！您好好的扶助他吧！可憐他是孤兒了。愛弟！您在上帝的眼光裏，親愛他一些兒吧！好像我還常在他的跟前。我死也很快樂呵！」——修靈明白了她的心了，姊弟間天性的友愛，他立刻流着淚回答道：「姊姊！我知道了。我一定撫養他，如您在生前一樣的愛護。您放心呵！」她微微點了點頭，臉上又現了一點笑容，但是她那深切的目光還注視住他，好像她還有一種最關心的希望，在修靈回答以外。修靈一時領會不到這一層，他於是很憂愁地去猜想，很想找一個推測來證明，不覺頭部漸漸傾斜到她的嘴唇旁了，只聽得一句輕柔而細微的語聲，好像出一口氣似的入了他耳裏道：「我的苦心……」

修靈突然跳起身來說道：「您放心！那個萬惡的東西，一定要處罰他的。姊姊！您的苦衷，我一定可以代您表白。姊姊！我已經是誠言報的總編輯了……」

死神歡笑着引着憶梅的手，告訴她道：「行了罷！您

可以脫離塵世了。」於是那可憐的憶梅，閉上雙眼微微笑了一笑，立刻大踏步跟着死神去了。修靈千聲萬聲慘痛着呼那「姊姊……」也是挽回不了她呵！

(二) 絕島餘生

憶梅是一個可憐的女子，當她九歲時候，就把她母親沒了。她幸而有慈祥的父親，甚麼事都不難爲她。到了她十三歲的時候，她小妹憶雲的奶娘死了，再覓不到一個妥貼的人，來照顧她的小妹，所以她的父親，不得已就要續娶。

她剛滿十四歲；憶雲也是六歲整了。後母瞿氏便進了她的家，瞿氏也是位慈祥的人，所以她們過的光陰很好，到也不覺得是沒有母親了。

憶雲身體孱弱，時常病住。瞿氏成天看護着她，一刻都不離開。憶梅往往把這些情形，從夢裏告訴她的亡母，她彷彿見着她亡母，總是常常帶着笑容……這天她的夢景又奇怪了一些：她見憶雲的小手，緊緊拉着她亡母

的手，一齊望着她微笑，她也想用手去同她們牽着，但是彷彿有兩個人死命拉着她，不讓她前去，於是她們不見了。她轉身醒來，想了一想，不覺哭出聲來。瞿氏聽她哭了，趕進屋裏來看她，她恐怕傷她的心，她甚麼也沒說。但是她一眼看見瞿氏，却是兩眼瞠着，她驚訝着說道：「媽媽！我倒沒有甚麼；您幹嗎哭呢？」瞿氏被她這一問，越是抽抽咽咽地說不出話來……她真是把她的夢應驗了，她可愛的小妹憶雲，從此就與她分離，追隨她亡母去了。她的沈痛自不消說，瞿氏也是悲慘得很。她的父親只好勉抑悲懷，倒來安慰她們。

憶雲死後的五月裏，她們家裏就出了一樁很大的喜事。一時賓客滿堂。她十分欣喜地抱着她新出世的愛弟，喜得流下淚來。新生的弟弟，就由父親的悲喜交集的心裏，想出一個名字叫憶卿，修靈便作爲表字。她心裏欣幸她的父親有了這麼一個兒子，便可以減少那憶雲的悲懷了。

光陰奔馬似的過去，修靈不覺長到十歲整了。憶梅在大學裏已屆本科三年，她的志向很大，外國文也十分純熟，於是時常要求她的父親，立志要到西洋留學，老人家被她說不過，只好滿口答應，靜等覓一個良好的機會，再讓她離開膝前。

憶梅卒業了大學，年齡已交二十七歲。自己覺得一個人生在世上，自立是最為要緊。但是學問不充分，也是不能辦事，所以她一定要到美國去學工業。正好她的教師石以言同易立青要到歐洲去調查教育，順便就要遊歷世界。憶梅就同父親商量，一定要與石易二人同行。她父親拗她不過，雖然心裏有些不放心，也是沒法阻止，只好隨順她的意旨，勉強勸導一番，臨行時十分沈痛地給了她一些送別詩，有幾句親切而慘傷的句子，使她看了心裏的思潮，時起時落。但是她已經決定了宗旨，也只有忍心同她父親告別，毅然地登輪走了。

他們取道由中國海越印度洋，經紅海直穿蘇伊士

運河，達地中海在馬賽登陸。先歷歐洲法德兩國，再到英吉利，然後由英吉利赴美洲。計劃規定得十分完善。憶梅也不熟悉路程，只由石易二人主見。樂得多遊歷些地方，也可以增長見識。她想世上的事靠人是不行的，只要自己能够獨立，自動才好，所以她對於一切事件，都是十分謹慎。石易二人，都是十分敬重她。以言從前遊歷過一次，風俗人情，各地都很熟悉。憶梅同他們一路，簡直沒有為難過一次。

輪船上的日子，真是十分難過，淒淒涼涼底憶梅，一時看看海景；一時讀讀小說，但是那家鄉的况味；天倫的歡樂，種種都撞上心來，使她一會都不能安心。石易二人也輕易不同她多談一句，迢迢的長途，真是寂寞死了。

印度洋是號稱險惡的海洋，牠的風濤，時常不定要澎湃一下。倒運的憶梅，她乘的那隻法國郵船，適逢其會到了風濤大作的印度洋了。船身往前後簸盪，桌子終日擱不了物事，人們暈得成天價嘔吐。一片片山峯似的大

浪，時常往船裏撲了進去。食堂裏竟致單擺着菜蔬，都不見一個赴餐的客人。

五天五夜，風濤仍是不息，可憐的郵船，糊裏糊塗就觸了礁了。一船的搭客，都把飢餓同暈吐，忘了忙預備逃生的器械。一號號底救生船放下海裏了，但是船艙上的坐客還多。於是爭着往艙裏搶救生圈，石，易，二人，盡力尋覓了三個。遞一個給憶梅，二人各帶了一個。龐大的郵船，慢慢地往下沈了。船頭上一些婦孺的泣聲，嚶嚶底十分淒慘，那暴厲底風濤，彷彿也是不忍聽這慘聲，遠遠底離開了這沈船的所在。

小小底浪花，似乎可以同艙面平行了。一隻鞏固堅實底郵船，已經完全埋沒在水裏，巍然直立的船桅上底三色旗，現出一種暗淡的色彩來，好像在說道：「唉！這是一隻寄信的郵船，竟致沈沒了。海外盼望音書的人，豈不要『望穿秋水』了嗎？……海水擁上了艙面，船身傾斜了。易立青一手牽着憶梅，同石以言站到一處，靜等生命

的支配，他們三人現時的心裏，一點悲苦都沒有，反覺得十分安然怡樂。……劈面一個大浪撲上艙來，憶梅不覺哎呀叫了一聲。於是他們二人，便隨着這無情的海濤，上下的飄蕩去了。立青盡力挽着憶梅，口裏高呼以言，但是只能聽見波上的回音，以言呢？

憶梅一時昏死了去，也不知飄了幾多時候，吞了如許的海水。好容易蘇醒過來，頓覺得新綠當前，山光照眼，一剎那的大海凶濤，却早脫離了關係了。……她仔細想了想已過的情形，很覺得這是一番夢景。她驚訝地坐起身來，原來她已經置身在一個荒島上。她不覺寒冷得渾身打戰，哇！一聲，吐出了許多腥臊的鹽水。她勉強立起身來，自己也十分好笑，一身的衣服貼緊在身上，一顆顆長流不斷的水珠，只往地下墜。立青笑微微地走到她的面前問道：「您寒冷嗎？我覺得您好像打戰似的。」她把頭輕輕搖了一搖，但是立青已經把他那纔晒乾的外衣，披在她的肩上。她也不好十分峻拒，報酬了他一個微笑。

他們一同繞過那小小的土丘，到了小島的左面，只見一個人泥猪似的躺在沙裏。立青三脚兩步跑到近前，失聲叫道：「以言！您受傷了嗎？」憶梅也到了近前，只見以言的左腕上，碗大的一塊血跡，衣服也撕破了。她幫助立青把以言扶起，以言張開兩眼，微微說了一聲：「咳！幸好沒有大傷。」立青又問道：「您怎麼飄到這裏來的？」以言咳了兩聲纔慢慢答道：「當那一浪過去的時候，一揪把我揪在鐵欄邊上，被有稜處劃了一下，手腕疼痛極了……以後我便昏昏朦朦不知怎樣會到了此地。」立青又道：「我狂叫的聲音您一定沒有聽見了。」以言點頭道：「一點沒聽見。」

三人一路談話，一路往前走，很想尋覓一處安靜的居棲地點，但是極目的淺林深草，荒野土丘，那裏有甚妥適去處。疲乏極了的以言叫道：「歇一會吧！我簡直一步走不動了。」大家就在林旁坐下來。憶梅盤算這島上面積大概不小，說不定虎豹兇象，任憑出來一個，三人的

性命就要不保，一時間想到父親臨行的幾句傷慘言語，同那詩中的兩句刺人心胸底痛心話句……：「……弟在幼齡親善病，雖知屢望在阿誰！」不知不覺一陣心酸，拋下了兩行血淚。石易二人瞥見了她，齊聲安慰道：「女士何必着急，我想既然船破都不會死。這時一定有生命的希望。無論如何，今天我們一定可以找得着處所安息的。」憶梅聽了，只好忍着一包眼淚，呆呆地望那森林。許久……許久，似乎覺得有殘餘的輕烟，時隱時現，石易二人，大概也許看見了，驚訝道：「白烟！白烟……！」

他們振作起精神，直穿森林，向那冒烟處走去。十幾分鐘後，出了林子，到得一個所在，宿草繁圍，紅花四放，一處處木架的房室，隱約有人衆的語聲。

他們與那房主們聚談了，原來是五年以前飄流到此的，因為此處地近洋心，風濤最險，航海底人們，那有肯經行此地的，所以他們五年以來，竟沒有見過一隻海輪。他們習慣自然，已是視此為家，妻子兒女，所幸都未分離，

所以一時已把故鄉忘了。此地共有三處木室，正中的主人是法國人，一個妻子兩個小孩；東面的主人是英國人，妻子死了，遺下一個小孩，並她的小兄弟，西面的是一位船主，也是英國人，只有妻子，沒有兒女，還同他妻子的姪兒同住。這時船主的妻子尼利夫人，已把憶梅招呼到她臥室裏談心去了，石易二人，就同船主去會那英人法人，英人名叫脫生是一位科學家，同立青頗談得知己；法人名叫物拿特，威廉，妻子叫若爾瑟芬，都是貴族，但是人却十分和氣。他們談起此島，只有些弱小的生物，並沒有凶殘底猛獸，並且諸類植物甚多，椰子欖樹也不少。所以他們過得很快活。只有若爾瑟芬因為在巴黎交際場中住慣了的，未免覺得寂寞罷了。

自此石易二人就住在脫生的屋裏，尼利夫人很愛憶梅，所以憶梅就與她同住，衣食也有她料理，不過一自己的現況，一個孤身女子，寄人籬下，無家可歸，不禁又要咽咽嚔泣，終夜不寐了。

(三) 憑誰訴與

憶梅的唯一知己，或者要算易立青了。她有甚麼希望，他立刻就代她籌畫，他能夠指導她學識上的進步，他能夠使喚精神上的憂樂。並且他也不過是一位將及三十的青年，性質也是十分活潑底。憶梅感激他滄海狂波，奮身援手；佩服他性情和藹，學識高超，不覺有一種說不出的同情心，看他做一個天涯知己。

尼利夫人常勸憶梅道：「現在您孤身一人，很覺難受吧！我看易先生人品很好，學問也不錯，平常同您也很好，不如同他正式結婚的好。」憶梅遲遲底答道：「我連父母都見不了面，心裏早已寒了。世界上甚麼事我都看透了。現在立青是我知己，及至到結婚以後，恐怕一定不能如現在這樣好了罷！」尼利也不好多說了。

太陽平行在海面上，一片片底霞光起了。海上層層疊疊底金波，間或冒出一一些雪白底銀珠。海鷗們成羣結隊飛翔上下，好像一片淡黃雲一樣底起落不止。

憶梅思潮沸騰，獨自一人走到海濱，檢一塊淨土坐下。舉眼望着滄海裏澎湃着底金波；心裏也似乎金波樣底在蕩漾。一時念及她的老父，愛弟，慈母。好像他們都圍着她慰問，她也覺得冒險歸了家了，聲名很大，聘請她當教授的學校真多。她自稱爲學成歸國的女博士，人家也十分相信得過。她一會轉念到怎麼出險呢？細去搜尋當時的情形，不覺又歸根到海邊呆坐的「她自己」，她感覺悽然要哭出來。

立青悄悄地在她的背後，輕輕說道：「您怎麼又在呆想了？老是悶悶底，恐妨闕出病來。」憶梅分明聽見只是不睬。立青猜着了她的心胸，不覺微微笑道：「我的好友！我很願意您容納我的勸告。並且我希望您能够永久……」立刻用一個「唉」字來填滿語尾。憶梅很堅決地把持住不語底她方纔的態度。立青登時又委委婉婉說了許多又懇切又親近底話句，並且還含蓄點要挾底語氣。但是不理會似的憶梅，還是不言語。立青忍不住說

道：「您真是固執，現在您不應允，也許是羞慚或裝做，但是您終久……」又用一個「唉」字來填滿語句。憶梅頓略出他這「唉」字的意味，回首道：「甚麼？原來您也是一位淺見的人呀！我纔知道您對我如此的好，原是爲這個問題，所以從前照應我指導我，一切盡心盡力的貢獻，不過因爲後面還有一層最高的希望在着罷了。假使解決了這最後底問題以後，我想再沒有希望在後了。那麼？易先生！我們從前的友情，也就同歸於盡了。好比孟子說的：「既得人爵，即棄其天爵。」先生素來明達，這一點小小難題，大概一定懂得吧？我希望您打斷這個念頭，仍然照往常一樣，做一個極好底朋友，豈不是「兩全其美」？我的心中，那一定十分感佩。」立青臉上由怒容漸轉笑容；心裏由憤恨漸轉爲欣喜，正容道：「我真是十分唐突，請您恕我冒昧，以後再別提了。」於是他們二人，仍然是成了知己。

一線柔弱底晨光，漸漸從海面上起來。日色如血底露出一些邊圓，樣兒很覺難看，一朵朵淺紫底小雲，四散在東邊天上，零亂得同一些吹散底棉花一樣。

晨光一步步走過海來，漸漸經歷了沙灘，草原，淺林，深刻地射上了憶梅臥室底窗幕，透入到床前底小桌上前。只見她伏在案上，一些殘亂不整的散髮，披拂在兩耳前後，雪白底頸部微微有點青痕，一件稀薄底寢衣，披在身上。足下跛着拖鞋，坐在椅上，動也不動，只是咽咽底哭個不住。

晨光漸漸擴張起來，把屋中底景象完全呈露。被褥掉在就地；枕頭歪了一邊。臥單皺得同乾橘一樣。地毯上有兩個泥濘底足印，十分顯着。房門還掩着沒關。桌上倒還是靜靜底沒有改變甚麼，不過多添了一封信攔住。憶梅的左手正伏住信角。

加勒船主手裏捧着聖經，笑嘻嘻地望着，一對新夫

婦。尼利站在新娘後面，臉上也有笑容，五個活潑底小孩，遠遠站在一塊兒，望着好笑。脫生規規矩矩立在威廉旁邊。若爾瑟芬同威廉並肩站住。

婚禮行完，忽從門外忽忽走近一個人來，原來是以言。於是幾個男子便做一塊談話去了。若爾瑟芬一把拉着新娘，帶笑說道：「我幾乎不認識了！」尼利慢慢走過來，也仔細看了一眼。立刻五個小孩，快快跑到近前把新娘子圍住。新娘子兩眼裏，竟致落下眼淚了。

自此憶梅的屋裏，竟設起兩間牀來。在夜月半窗，寒風苦寂底時候，也有人同她唱唱談心了。她有時責備立青。立青便笑求道：「我愛時候過去了。」

絕島光陰度過了三年二月，一隻被浪送到底商輪，竟被他們看見。於是大聲狂呼，並且做了種種表示。那隻船的舢板，不久就到了島岸。加勒同尼利，威廉同若爾瑟芬，立青同憶梅，照護着五個孩子上了舢板，脫生，以言，並一些水手搬了五六口衣箱，隨後是坐到艙裏，島上的置

備物件，除衣服而外，完全不要。他們便歡呼一聲，同這荒島永別了。

風平浪靜，天朗氣清。一隻奮勇底商輪，取道東方走去，幸好是赴歐的輪船，他們不覺都是歡喜，船主們同他們談到已過底絕島生活，大家稱贊了一番。又講到郵船遇險事，船主道：「我在報上看見，說是大約只逃出五十餘人罷！」大家又歎息了一番。

不多日子船到馬賽。大眾登陸，石易二人立時分頭拍電回國，憶梅便想詳細寫了一封信給父親，報告一切經過情形。只是她提起筆來，禁不住傷心已極，萬萬不能詳細寫了。只好隨便敷衍了幾句。僅把遇難同出險的經過情形，略略說了一說。至於自己受人欺負一些往事，竟不能忍心寫給她父親知道了。

(四) 日暮途窮

一轉眼憶梅已在外留學三年多了。立青還伴住她，以言却早已回國了。她畢業在即，心裏一半是欣幸；一半

是憂愁。她雖然同立青結婚了五年，但是她還是滿腹委曲，倒反沒有從前做朋友的親密。

春天漸漸度過，憶梅卒業了工業大學，便整理歸裝，預備回國。她心裏一時又遲疑不決，反想把歸期延長一點，立青也同她一樣的想法。所以一直等到秋殘，他們纔重臨故土，一時間悲涼欣慰，萬轉千迴底柔腸，真有點支持不住。

修靈在車站上迎候憶梅，她簡直不認識了。只見他身穿西服，巍巍地立着，樣兒十分尊嚴。修靈還沒有忘了姊姊，親切地向前問候，憶梅忍不住流淚道：「弟弟！您長這樣高了。爹同媽好嗎？」修靈答道：「爹說姊姊現時且忙回去……恐怕媽傷心。姊姊！媽現在病得很凶哩！」說完也流下淚來。憶梅吃驚道：「甚麼病病了好久了？」修靈遲遲道：「病源我不曉得。已經病了一月多了。只怕是憂愁過度了罷！自從姊姊遇難以後，媽就時常想念，從此飯食就減了些。及至到聽見姊姊到馬賽的消息，纔漸

漸好了。厥後又不知道爲甚麼又病的！憶梅道：「那嗎我還是到家裏去罷！或者媽見了我病倒好些！」立刻回頭告訴立青請他先回公館。修靈看見立青也殷勤上前攀談，立青也稱許他一番。

憶梅偕同修靈，急急回到家裏，只覺得景象大異，全不像從前那樣堂皇，已現了衰敗氣象。面色蒼老，鬚鬚灰白底老父，站在塔簷上，上期說道：「憶梅！您還安然回家了……」聲音帶笑帶哭，些微有些瘖啞。憶梅緊走兩步，不覺痛哭道：「爹饒恕我罷！當初告誡我不聽。這些艱苦也是自作。爹爹！今天女兒回家來了，請您別傷心！」父女們揮淚進了屋裏。瞿氏已經坐在床上，憶梅走到近前，拉着瞿氏的手，眼淚斷珠似的流了下來。心裏好像有千言萬語，但是一句也說不出了。瞿氏用手揉了揉老眼，面容表示出一種微笑，右手撫摩着憶梅的雙鬢，喘聲道：「你瘦多了啊！娘想你幾年，今天纔見着你。你看憶卿已經在中學堂畢業了。假使你二妹在着，大概也進大學了。

立青住在那裏，怎麼不同你一塊過來呢？」修靈忙答道：「他還要料理行李，所以沒有過來。」瞿氏也沒十分理會，還是繼續同憶梅談話。憶梅就把怎麼遇難，立青怎麼相救，怎麼遇見以言，怎麼遇見加勒，以至後來怎樣與立青結婚，怎樣的到了馬賽，怎樣經過歐洲到美國留學，一切瑣瑣事件，源源本本詳細完全告訴她父母，只是把受人欺負的那段苦情略過，恐怕傷她父母的心。兩位老人聽了一會憂愁一會喜慰。修靈只是呆聽着不做聲。他們天倫樂聚，共話一堂，真是千載難逢的幸會。憶梅愈體貼出父母愛她的真誠，愈使她十分傷感。一時那些悲歡離合的情況，完全湧上心頭，她覺得很對不起她的亡母，老父，後母，他們都與真誠底待她，但是她把自己的靈魂污辱了。她背了老父的教訓，辜負了後母的慈愛……但是她不得已的苦衷，或者天知道罷！她一腔悲憤的苦情，莫大的羞辱，簡直是無可告訴……一時只覺一切都沈靜了，只有那心房裏血脈鼓動的聲音，和不愉快的

思潮，還在她腦海裏盤旋。她所經歷底一些景象，還很深刻底印在心裏，立時就影戲似的一一重演了一遍。她最不能忽略的——「憶梅！父親也不是糊塗人，那裏就會誤了你呢？一個孤身女子，同一夥男子去留學。雖然你知道謹慎小心，但是……一則外人物議；二則人情險惡。女子的名譽最要緊，第二的生命呀！他們雖是你的先生，但是年歲也不大，並且……」似乎她老父已經早能先知，逆料得一點不錯，從前覺得是廢話，今朝想來也有價值了。旁人的甘言蜜語，萬種殷勤，倒像是一個深黑的陷穽。她是十分真確的明白了，世上的事，有那樣是合得上良心的呢？憶梅滿腔悲痛，禁不住面色慘白，四體綿軟，突然昏在椅上。及至醒了轉來，却早已不是家中情景。一間淨潔底病房，陳設十分清緻。年青底看護婦，正在窗旁看報。一回頭見她醒了，連忙過來問飢餓不？心裏還難受不？又用寒暑表插在她脅下，試驗了一下血液循環的快慢。迴身就在熱度表上簽寫了幾個字，開門出去了。

一時她的父親，兄弟，都來看問她，坐了好一會，不見立青到來。她驚訝地問修靈道：「弟弟！您打電話給立青沒有？」修靈道：「他說下午一點就來。」憶梅纔不言語了，立時又靜心一想，忍不住又要傷心，想起從前在美國的時候，自己病了。立青成天守住，萬分安慰。及至自己病好，不覺他也瘦了許多。到今朝聽見自己在醫院，不知病狀的重輕，雖然有甚麼，丟不開的事，也應該派個人來探問一下。可見男子們的感情完全是一時刺激或衝動，眼睛看不見的事體，心裏竟是沒有感動，全憑耳朵聽來是不中用底。一回眼看見她那切切悲痛的愛弟，含淚注視的父親，她勉強笑一聲道：「爹同弟弟都請放心回去歇歇罷！我現在不覺得怎樣難受了。這病根或者是當初遇難時受了驚纒起頭的，也不是甚麼大病。回去告訴媽，只說已經好了。免使她老人家着急！」他們聽了，只好點點頭，安慰了她幾句纔走。

憶梅孤獨地住了兩天病院了，她很盼望底立青，簡

直連影兒都不見一次。她心裏正十分怨懟，忽然以言含笑到了她床前問好，她連忙說道：「不敢當的很！石先生您自己又來探問。」以言就問立青來過沒有？憶梅就照實說，並且問立青現寓何處？以言微笑道：「或者他現在住上斜街東頭四號罷？」隨便談了幾句閒話，道聲珍重就走了。

憶梅就叫看護婦打電話把修靈喊到院裏，告訴他到上斜街去會一會立青。修靈高高興興去了許久，纔怒氣沖沖地回來，憶梅摸不着頭腦，呆呆地望着修靈發怔。只聽修靈說道：「他正在那裏同他太太吵鬧哩！」憶梅聽了也沒甚麼表示，不過只是眼淚往肚裏吞。她也不能再細想那些苦惱的過去將來；只就現在說了。修靈滿擬他姊姊一定十分激怒，但是瞥見這種情形，不由的驚詫起來。靜悄悄地呆望着憶梅，那一派幼稚的天真，不由流露出來。憶梅很覺得他比自己心裏痛苦，倒反安慰他道：「這能算甚麼一回事？立青的爲人，我早已看透了。這倒正是我希望不得的，你又何必幫別人愁甚麼呢？」

修靈雖然見他姊姊如此關達；但是自己總替她不平。少年們的意氣，簡直海潮似的澎湃着，一點芥末的小事都不能容忍，所以自此立青的名譽同信用，很受了極大的影響。輿論關係的重大由此可以想見了。

這天修靈同他父親，很高興底到了病院。但是憶梅的影兒都沒有了。四處探聽了幾番，却成了海裏撈月，他們那裏料得到那可憐的憶梅，抱着說不出的苦衷，蹣跚荒村了呢？那時的憶梅真是日暮途窮，走頭無路。求生不得，求死不可。人生到了這種地步。無論您怎樣大的精神，怎樣深的涵養，也要消滅盡了。

(五) 相當酬報

立青在此地的教育界裏，實在是立不住腳了。平時知交，似乎都冷淡了許多。更有那學生們，擊住了教習的短處，竟致終日冷嘲熱罵，並且有些編幾句四言八句，四壁亂貼；有些弄點滑稽短評，到處傳誦。堂堂底一位教授，自己弄得真沒意思。立刻懇懇切切擬了一篇辭職書，辭

職國鄉去了。多年不見的故鄉，真是萬里歸來，見家山而色喜，說不完滿腔快活。早晨起來，田塍上隨意走走。及至日頭剛落，持着釣竿，靜靜地在葦塘裏釣起魚來。世間上的一切瑣事，好像已經與我脫離了關係似的，甚麼都不過問。人們無論誰看見他，總以為易立青真是十分清閑，十分享福了。其實也是不然。他雖然緩步田塍，但是他的思潮還怒馬一般的奔馳着；他雖然靜潭垂釣，但是他那志忑上下的心靈底痛苦，反比那吞着鉤的魚兒還痛苦。所以他越是幽閒，越是瘦損。漸漸他那腦子裏面，就時常看見一付愁慘底面容；耳朵裏面也時常觸動一種苦痛的吟聲。他懼怕得只想懺悔，但是懺悔的時期過了。

荒村裏屈死的憶梅，既然安然底死去。於是修靈的母親，也含着笑會她鍾愛的女兒去了。一位蒼顏白髮底老先生，兩道灰色的眉兒，長遠緊緊蹙着。活潑潑底修靈，也似乎有一種愁幕罩上他臉頰了。其中最可傷心的一個孤兒，他竟自永遠不能再見他的父母。

立青得見了修靈一封委婉曲折深含沈痛的信，並和着半死的憶梅，黑瘦的親生子。不由他便要萬分難受，自問自己的良心，委實忽略不過了。他張大着那可怕的兩眼，微顫着那薄薄的嘴唇。雙手一齊比着，長跪在地下，做那末次的禱告。

您能够尊重您的靈魂，上帝就給您一個誠確的指導。您修，上帝助您；您不修，上帝也不怪您；也不助您。您要污蔑您自己的靈魂，做一件損害他人的事。上帝就給您一個相當的懲罰；相當的懺悔機會。您錯過了可以懺悔的機會，於是您應受的懲罰到了。您的良心上，就要受如許的苦痛。您的靈魂終久不能自在安然，無論如何，總有一處缺陷。比如您肉體上斷了一支手或一隻足。牠那痛苦是隱隱地常時要痛苦的。不過肉體上的痛苦，終久可以免掉。但是靈魂上的缺陷，永遠是填不滿的啊！

世界名畫
家小傳

赫勃文愛克邪文愛克合傳

周香民

赫勃文愛克和邪文愛克。他們是同胞兄弟。都是著名的畫家。赫勃文愛克。一千三百六十六年生於買賽克一個小村之中。後來即住在勃拉治和勤脫地方。他的兄弟。比他要小二十四歲。也是在買賽克所生的。他們兄弟對於

這一晒。却是隨了。畫和畫板完全脫離關係。東落西脫。再也合不攏來。這張畫自然是毀滅了。於是他們變換方針。從新研究。別把油混入顏色。待畫好後。再將油塗在畫上。放在陰暗的地方。待他慢慢的陰燥。果然是光明燦爛。很

繪畫。很是十分渴愛。盡心

研究不遺餘力的。不過所

研究的。都是一種死畫。照

樣描摹。一點生氣也沒有。

以後得了佛蘭師美術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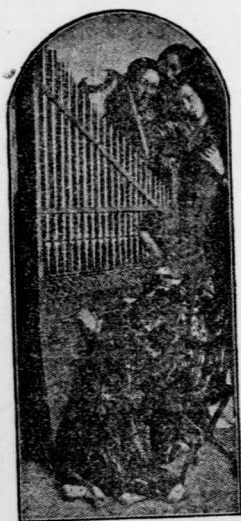
的感化。却和前大不相同

了。生氣勃勃。鮮艷驚人。他們所畫的那些畫。都是出類拔

萃。非常華美。據說他們那時曾發明一種油色的畫。邪文

愛克畫了一張畫。很費了一些時間。畫成之後。因為顏色

裏面含有油質。一時不得乾燥。即晒在日光之下。那曉得



赫勃文愛克作

是可觀。一些也不變色。告成之後。很負了些盛名。是個用油色的大發明家了。一千四百二十年。赫勃文愛克到了勤脫。聖非芬教堂的教皇。叫他畫一幅耶

穌圖。以飾小教堂。他把畫的格局先行打好。還未曾畫成。他就去世了。後來還是他的兄弟把他湊成的。他死之後。教皇把他葬在教堂裏頭。一切儀仗。非常華美。邪文愛克自他兄死後。他曾畫了一幅崇拜耶穌圖。玄思妙想。煞費

苦心畫得異常宏壯。內中情景畫了一塊牧場。點綴了許多奇花異卉。前面一座噴水池。池中的水噴個不休。畫的中間畫了一座祭壇。壇上一隻白色的小羊。這是指着耶穌而言的。已被砍傷。血流如注。壇的四周圍立着一羣天使們。和耶穌受難的刑具。噴池的右邊畫了十二個使徒。跪在一堆。左邊呢。十二個傳教徒。在那裏誦聖經。關於宗教上所有的人。無不一一臚列其中。畫法精緻。顏色鮮美。實爲世所罕有。後來這幅畫還出了許多危險。一千五百五十六年。險



圖教師

作克愛文耶

些兒被異教徒毀滅。一千六百四十一年。又幾乎被燬於火。後來放在柏林的博物院裏。頭。勃根代的公爵菲立拍。見了他的作品。非常可愛。即和他成爲最親善的朋友。一千四百二十八年。公爵欲和葡萄牙的公主結婚。使他往葡萄牙描寫一幅公主的玉貌。後來到了成婚的當兒。見他所畫和公主的貌。果然不差。異常酷肖。他的神祕。很惹起公爵的歎服。到了一千四百四十年。他就死了。他的畫作。成爲比利時的獨創一宗。後來放做他的。頗不乏人。

三等車的速度

卓呆

王三兒第一次乘火車 他嘆道 三等車已經快得如此 乘了一等車 不知快得怎樣咧

高 等 國 貨

大 長 城 香 煙



舉 國 歡 迎

價 廉 物 美

中 國 南 洋 兄 弟 烟 州 公 司

請 認 明 由 小 說 世 界 介 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安閒的幸福

▲手執小說世界

▲名列萬國儲蓄會

人生在世，要享安閒的幸福，不可不有兩種條件，第一種是怎樣享這安閒的幸福，第二種是怎樣能毅使這安閒的幸福永久享受，勿使稍有竭蹶，這兩條件，第一種便是看小說世界，第二種便是入萬國儲蓄會，手執小說世界，名列萬國儲蓄會，便是世間最享安閒幸福的人，因為小說世界，是能怡情悅性，閱之令人有樂無愁的，萬國儲蓄會，是能保護人家儲款，千妥萬當，而且令人月月有極大希望的，萬國儲蓄會的特獎，現在有二萬多元，入會的人，人人可以想望的，萬國儲蓄會的保障儲款財產，現在有六百多萬，入會的人，儲款萬分可靠的，而且每月開獎，除特獎之外，還有頭獎二十個，二三四獎，也二十個，附獎末獎等等，又復不計，如此說來，入了萬國儲蓄會，如入了金城鐵壘之中，還有不身心安泰麼，所以我說手執小說世界，名列萬國儲蓄會，纔算是能安閒幸福的人，奉勸諸君，速來入會，詳章函索即奉。

上海法租界愛多亞路七號
電話中央七〇八一至七〇八五

萬國儲蓄會啟



新點金術

胡寄塵

陝西地方。有個小富翁。名叫楊仲山。他有祖宗傳下來的遺產幾百畝田地。坐在家中收收地租。已能般般安安穩穩的度日了。不料這位楊仲山貪心太甚。信了李道士之言。說點石可以成金。把幾百畝田地。都荒著不種稻麥。供給他點金之用。他好像瘋了一般的。常常說道。倘然我這些田地。統統變成金子。那麼我便可以做一個富翁了。其實他早已做了富翁。不過他自己還不知足。以為總要他的田地盡變了金子。才算富翁。

李道士本是個騙子一流的人。不知怎樣認識了楊仲山。便利用楊仲山貪財之心。自稱能點石成金。欺騙仲山。曾經面試過一次。確能變石為金。不過所變成的金子。只是

一小塊罷了。楊仲山見了。不勝歡喜。自己想到。他既然能點成一小塊金子。當然能點成大塊的金子。便請了李道士住在他家裏。向他請教點金之術。不料李道士却異想天開的說道。仲翁。成金非難。只是那裏來得這許多石頭呢。仲山笑道。仙翁這話說得太奇怪了。滿地都是石頭。那還怕少了麼。李道士道。不是如此說。物各有主。不可妄得。滿地的石頭。不是你的私產。你想據為己有。便點他也不能成金。你要他成金時。須拿你私有的石頭來點方可。仲山想了一想。說道。仙翁這話。實在不錯。但是我私有的石頭。往那裏去找呢。除非往我田裏去找罷。

李道士道。田是你的私產。田裏的石子。當然也是你的私

產。只是一畝田裏。土多石少。又怎樣呢。土是沒有用的。除非從土裏揀出大塊的石子來。才有成金的希望。仲山道。仙翁的意思是怎樣呢。李道士道。不如先在田裏檢查一番。看他到底每畝田裏有多少石子。倘然土多石子少。你無妨拿土田和我調換石田呢。看官諸君。李道士果真有點金之術麼。不過造出許多話。想騙騙楊仲山罷了。不料楊仲山深信不疑。聞言之下。便僱了許多人。往田裏去檢查石子。這一年稻麥都種不成了。

正在這時候。楊仲山的兒子。名叫楊小山。剛從日本留學回來。他除了正當的學問而外。還學了些催眠術。不料他這催眠術。如今正用得著。且說楊小山看見他父親如此迷信。又眼見田地都荒了。如此弄下去。非弄到破家不止。他少不得向他父親切諫一番。仲山不但不聽。而且痛罵他兒子。說他是信了外國人的教。小山知他父親不可以理喻。便也不再說了。忽忽又過了幾時。只見父親鬧得越利害。小山只是氣得有話無處說。

一天。小山的妻子。忽然向小山道。聞說外國人本領大。任便甚麼事都做得成。難道石頭竟不可使他化爲金子麼。你是個外國留學生。應該也會變這些把戲。你倘然會變這些把戲。那麼公公也不至受李道士的迷了。你知道麼。李道士在我家。供給他的飲食不算。每月還要送他三百銀子的薪水。可憐金子一錢也沒有點成。銀子他先拿去一千多了。我想你既然是個外國留學生。本領應該比李道士要大些。誰知你也是沒奈何麼。

楊小山聽了他妻子這一席話。又是氣。又是笑。氣得是他父親貪財過甚。迷信太深。笑得是他妻子把外國的學問。當做變把戲的藝術一樣看待。却因這一番話。引起他一種感想。他想我倘能拿科學的方法。變石成金。給我父親看。那便可以奪却李道士的勢力了。因此他便悉心研究。又嘗試過好幾次。到底沒有成效。到後來他忽然想起來。說道。我何妨試一試我的催眠術呢。

光陰迅速。忽忽過了幾天。楊小山趁著仲山睡在牀上不

會起來的時候，便走到仲山身邊去，向仲山請了早安。仲山道：「你又來勸我不要點金麼？我爲著點金，已花却許多本錢了，倘不能成時，我豈不是大虧其本麼？所以我已決定主意，不到成功不止。你不要再來多話罷。」小山道：「爹爹不要見怪，兒子也會點金。不但李道士，仲山聞言，立刻從牀上爬起來，說道：『你也會麼？那便好了。我且試你一試。』你快快點給我看看罷。」小山慢慢的說道：「要試是不難的，只要爹爹誠心聽我的話，倘然心不誠，那也無益。」仲山道：「這個自然。不但你如此說，便是李道士也是如此說。你放心，我是誠心聽你的話。」小山見他父親已漸漸的受著催眠了，索性施出他催眠的手術來，不到片刻，仲山竟完完全全走入夢境去了。所見所聞，莫不由著小山的指揮。小山說他看見甚麼，他便看見甚麼。小山說他聽見甚麼，他便聽見甚麼。小山知道事將成功了，心裏很是歡喜。

變成石頭麼？仲山聞言，果然覺著金子變成石頭，先舉起手來一看，見他手指上的金戒指，果然不是金子的，變成石質的了。又摸出衣袋裏的金壳表一看，也不是金子的，已變成石質的了。說時遲，那時快，仲山不看猶可，一看了便氣得跳起來，拍著桌子，罵小山道：「你從那裏學了這妖術來，不能點石成金，反而點金成石。我家裏的金子，都要被你點盡了。說著，便舉起拳頭來要打小山。小山自知說錯了話，却也懊悔不及了。」

自此以從，接連好幾天，仲山都迷著不醒，別的還不打緊，只是凡見了金子，都變成石頭。他心裏越是發急，越是要將金子拿來試驗，越是試驗，越是發急。凡是他家裏所有的金首飾，金條，金塊，統統拿出來看，統統變了石頭。仲山每看一回，便要發一回癡。小山自知闖了大禍，却也無法挽回，不得已再去請教李道士。李道士那裏肯理這些事呢？他說道：「我好好的將石頭點成金子，經不起你又將金子點成石頭。我會點，你比我還會點。你管你去變你的把

戲罷。何必要求救我呢。說著冷笑了一笑，便不理小山了。小山也無奈他何。

小山不得已，去請教他當年的同學，叫張秋帆。這張秋帆是很有學問的。他問明了小山的來意，說道：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停了一回，我便來看你。

片刻，張秋帆便去訪小山了。小山帶他見了仲山，彼此都是本來相識的。秋帆一見仲山，便說道：老伯，你不要信李道士的話。原來點金是極容易的一件事，不但他會點，小姪也會點。仲山聞言笑道：你也會點麼？那便好極了。秋帆道：正是。但是我要問你，你是要點土成金呢？還是要點金成土麼？仲山瞪著眼將他望了一望，說道：算了罷。不要多話了。我的兒子會點金成石，你却會點金成土，越點越不如了。我的家產不是要被你們點盡了麼？算了罷。不要多話了。

秋帆道：你可再許我問一句話麼？仲山道：甚麼話？秋帆道：我問你到底還是金子有用呢？還是土有用？仲山笑道：書

馱子，自然是金子有用，土無用。秋帆又道：金子有甚麼用處呢？餓了不能當飯喫，冷了不能當衣穿。仲山更笑起來，說道：你越馱了，有了金子，不曉得買飯喫，買衣著麼？秋帆道：不是如此說。飯是稻和麥做的，沒有土種稻和麥，那裏來得飯。衣是麻和棉做的，沒有土種麻和棉，那裏來得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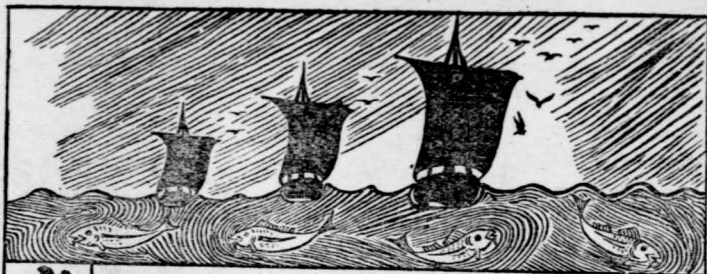
我不怕天下的金子盡變成土，我只怕天下的土盡變成金子。倘然天下的土盡變成金子，那麼我們真要凍餒而死了。所以我不學點土成金之術，只學會了點金成土之術。仲山聞言大悟，不覺拍著桌子說道：你這話妙極了。土地是我所固有的，何必要點成金呢？秋帆道：聞說你已命李道士點成金了，我預備來復點成土的。仲山道：沒有，沒有。幸虧還沒有，不然，我只好凍死餓死了。當時秋帆見事已成了，便辭別仲山父子而去。仲山從此覺悟過來，便辭了李道士出門，重新料理舊業，依舊做他的富翁，過他的安樂日子。（完）

大前門香烟



確用上等佛及尼埃
 烟葉製成氣味芳香
 每色十枝每聽五十
 枝攜帶便利各處烟
 紙店均有出售

英商駐
 華英美烟公司總理
 有限公司



老
牌
解
百
勒
麥
精
魚
肝
油

老
牌
解
百
勒
麥
精
魚
肝
油

TRADE 'KEPLER' MARK

商 標 勒 百 解 麥
油 肝 魚 精 麥

COD LIVER OIL WITH MALT EXTRACT

那威海乃鱈魚最多之區
捕魚船捕得後即取其肝
內之油運至倫敦總廠復
以純潔麥精和勻用新法
製成解百勒麥精魚肝油
此品味甜性和易於消化
補益氣血助長精力洵無
上之補品也
各大藥房
均有發售

將此券剪下
送至本行當
贈壽世良藥
仿書一本

單仿文華有貼必品本



Burroughs Wellcome & Co.
London & Shanghai



行 藥 大 威 寶
海 上 京 英

油 肝 魚 精 麥 勒 百 解



殯儀

李伊涼

城市間，早晨的六七句鐘，尙是冷清清的，街上行人除工人苦力外，祇有少數的起早之學生了。

我和王春華，挾了書包向前進行，在清新的朝氣中，很自在地談話。曉日射在身上，很覺美麗可愛，彷彿慈母的手掌，撫在頭上咧。

當我們走近大街時，我們便覺得有奇事發生了。許多人都開了門，很急促地往外跑。婦女們蓬鬆着頭，趿着鞋，男人們迷糊着兩眼，披着衣服，口裏都嚷着。我們可以聽得許多夾雜的聲音：

「來了麼……？」

「快了……！」

「……難得看的呀……！」

「怎麼還不來呀……！」

「啊啊來了！來了……！」小孩子跳來跳去的嚷着。便道：「在那裏呢？」

小孩子推諉道：「他們說的！」
我們不知究竟爲了什麼事，便問問旁邊站的年青人。

「大出喪哪！」他睜着眼睛答我們，彷彿賣書的告訴我們說某書是最有價值的新板書一個樣子，炫耀於我們。好像要嚇倒我們樣的。

我們聽了這個回答，曉得不過是這麼一回事，不禁失笑，便分開衆人，走我們的路。

但是人越聚越多，我們向前進是很困難的。加之前方已有了鼓樂的聲音，人們更擠得水泄不通，我們更休

想再行一步了。便也癡癡地站在人叢中。

「呵呵……！」人們的懸望達到了，歡呼的聲音。

果然，某氏的殯儀，即俗所謂大出喪的來了。前面一對明角大燈籠，寫的是「長慶堂張」，後面便是對牌執事等，接着又是西樂隊，樂隊後面是一個旛亭，這旛亭很有許多人注意，因為上面金字大書，「清封夫人內務部褒獎楊太夫人之靈旌」一行不倫不類的銜頭，右側還有一行，什麼「二等大綬寶光嘉禾章前某院秘書長某某敬題」的字樣咧。

旛亭之後，又是像亭，中間挂着一架三十寸放大照相，便有許多人議論：

「年紀很老了，大約有六十多吧！」

「好福氣！」

「但是爲什麼一臉的苦相，眼睛又是這樣失神

般的？」

「倒有點像我們家用的王媽！」一個小孩子說。

「放屁，人家是老太太啦！」許多人申斥那個小孩子。

靈柩後面，便是孝幔，中間是孝子賢孫，一身熱孝，坐在包車內。

再後面便是孝轎和送喪的了，倒也不少，有許多斷斷續續，像喊一樣的哭聲傳給看的人聽。

從頭至尾，慢慢的足足行了半個多鐘頭，其中最使看的人們厭惡而又欣羨的，便是綿互不絕的轎轎聯聯。人們早起的目的既經過去，便又慢慢的散了回家去，於是我們便又得以很舒徐地走路了。

「剛才過去的是某旅長的太夫人的殯儀哪！」王君說。

我說：「啊！你曉得！」

「笑話，奇事，是最容易給人家曉得的。」

我道：「怎樣！你說什麼……笑話……奇事麼？」

「但是這些事，在如今所謂的上等階級，已是數

見不鮮了！也不見得好笑和稀奇。」王春華說：

「那又是什麼事呢？」我問。

「我家和某旅長的家裏，住得很近，所以很曉得他家的大概，聽說某旅長是個當廚子的出身。」

「噯！管他什麼家世！」

「我不過說他是個沒有受過教育的武夫罷了！」王君自辯說。

「現在沒受過教育，而自稱上等社會的人，正多着呢！」我說。

「那奇事給我曉得的。在某日的下午，我正從他家門前經過，看見一個裝飾妖麗的中年婦人站在門口，在那婦人身側躡出一個憔悴而白髮的老婦人半面，啞着喉嚨喊車子。一輛黃包車來了，那老婦人說往遊戲場，車夫說要兩角錢，那中年婦便坐了上去，那老婦人只說了一聲「太貴了！」不料那車夫瞪目道：「主人家不嫌貴，你倒嫌貴！」那中年婦嫣然一笑，而那車

夫也曉得貴婦人的馬屁拍上了，便如飛而去……」

我道：「這也很平常！」

王春華道：「但是那天我又聽見旁人指指點點的說道：「坐車子的是旅長的太太，而喊車子被車夫罵的是旅長的老太太」咧。」

我道：「竟有這樣豈有此理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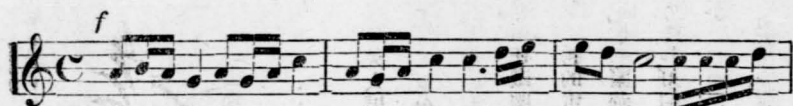
王君道：「我也當日也不信有此事，後來人家都說某旅長向來拿娘當老媽子看的，所以也信了。今日看那相的，確很像的，不過當日衣服，不比相上的整齊，却襤褸不堪啦！」

我道：「今朝却威風十足了，可惜她死了！」

「我正不明白，某旅長在她死後却為她這樣熱鬧。」

言時已到學校了，我便沒有答他所問。其實也很容易回答的呢！

平沙落雁 (第三段) 屐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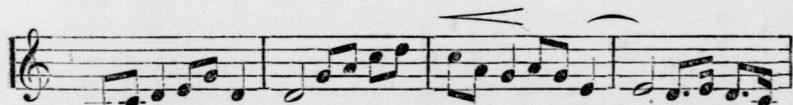
6 7 6 5 6 5 6 | 6 5 6 | 1. 2 3 | 3 2 | 1 1 1 2 |

五乙五六五六五仕 五六五仕上 伋伋 伋伋仕仕仕仕伋
 羣 勾也了 五 六也良 了 伋羣 羣退五半老壹也良復
 北 客南 賓, 往 來 因 依, 思 生 平 何 爲, 總 爲



6- 6. 1 6. 1 | 6 5 6 5 1 6 1 | 6 5 3 3 5 3 2 1 |

五五仕五仕 五六五六仕五仕 五六工工六工尺仕
 羣羣羣壹壹五 羣泛也 伋也 伋 羣 勾 羣 羣 也 佳 復 了
 那 稻 梁 情, 又 何 曾 與 人 世 相 爭 恨 貪 夫



6 1 2 3 5 2 | 2-5 6 1 2 | 1 6 5 6/5 3 | 3-2. 3 2 1 |

四上尺工六尺 尺六五仕伋 仕五六五六工 尺工尺上
 勾勾鳥立簪何良復拾羣止荷羣唐羣羣 羣羣羣 羣 羣 羣 羣 羣 羣 羣
 無 知 逞 雄 心, 一 矢 加 遺, 傷 悲 兩 別 離, 陣 散



5 6 2 3 6 6 | 2. 3 2. 1 6. 7 6. 3 | 5 - - 1 1

合 四 尺 工 四 四 尺 工 尺 仕 四 乙 四 工 合 合
 因 羣 羣 羣 勾 因 羣 羣 羣 筐 了 筐 夫 因 平 匹 羣 夫 曹
 并 那 羣 移, 別 離 情 實 可 於。



沉悶的人

顧明道

黃昏時英大馬路上的電燈。擦得和天上繁星一般。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對峙着。好似兩座燈塔。那時先施公司的屋頂花園上。有一個容貌清癯的少年。穿着淡嗶嘰的長衫。靠在鐵欄邊。默默地向下閒眺。他一眼望去。遠近一排一排的電燈。光明燦爛。都像帶着黃金色彩。代表十里洋場的繁華。富麗。然而一抬頭見那天空中。萬里無雲。一輪明月。好似端坐在碧海裏。送着清秀的眼波。發瀉出銀光來。照遍大地。可是在這地方。人工和自然界奮鬥。所以月色雖好。無人顧賞。但那少年却觸起他的滿腔心緒。

來。他看着下面車水馬龍。肩摩轂擊。一般人熙來攘往的。不知忙些什麼。又聽得戲院裏隱隱的敲得鑼鼓聲響。暗想我在這個淫佚污濁的地方。處處都覺得令人不快。回憶幾年前在杭州讀書時。星期休沐的餘暇。常和着二三同學。去到西子湖邊。遊覽風景。有一夜。駕着瓜皮小艇。親自蕩槳。容與中流。賞那月湖夜景。好像看西子晚妝。那時胸襟何等瀟灑出塵。領略天然佳趣。不意這幾年來。一步一步的趨向沉悶的路上去。賈長沙痛哭不遇。桓子野徒喚奈何。瞻顧前途。大有身世淒涼之感。真是世事茫茫難

自料。春愁黯黯獨成眠。滿懷抑塞。向誰告訴呢。可笑他本是因爲家事繁繞。煩惱不過。所以獨自走到這裏來。散步消悶。不料一個人心境不佳。四面看出去的環境。形形色色。也在在足以勾起他的愁緒。觸動他的悲觀來。這是心理的作用。所以蘇東坡說「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這句話真不錯了。

唉。他是一個什麼人呢。他的年紀正在二十多歲。他的學問很是高深。不過他是個沉悶的人。爲什麼呢。因爲他所處的環境。四面都是黑暗的。痛苦的。煩惱的。好似圍在陰霾的雲霧裏。隔開着光明的路。可望不可即。你想一個人受着這種生活。也有不覺得沉悶的道理麼。我先講起他的家庭來。他是一個孤兒。生身父在他十三歲上早已死了。本是一個窮儒。沒有一絲一毫的遺產傳下來。他母親一共養着有兩男三女。他排行第三。上有大姊和次兄。下有兩個妹妹。當時他母親含辛茹苦。把他們好容易養大起來。五人裏頭。算他是最優秀的份子。有一位親戚。因他

天性聰穎。很能用功。便設法送他到杭州某學校去讀書。他明白自己所處的地位。和人家有產業的子弟不同。現在受人栽培。更當勉力上去。不要失此機會。孟子說。「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所以他一直讀到大學畢業。本想再去乘風破浪。出洋求學。讀什麼碩士博士的學位。無如一則沒有這筆大大的學費。二則家中實在窮得饑殍難繼。已不得他立刻做事。賺得錢來。養活家人。因此他遂放棄了這個念頭。托人介紹到上海某公司裏。當個編輯員。薪水每月七十金。也算不惡。可是他每回領到月薪後。沒有一塊錢能儲蓄起來。到後來還要寅吃卯糧。東挪西移。所以人家每逢領薪時候。都是喜孜孜的一團高興。他却愁眉不展。一些沒有快活。有些同事以爲他嫌此薪金太少。貪心不足。其實全公司裏的人。可算他第一個最是節儉。身上總沒穿過十分華麗簇新的衣服。戲場酒館。一個月中難得去一回。大都還是人家請了他。這樣他的銀錢都到那裏去了呢。原來一齊供給

了家用了。因為他家中祇有他一個人賺錢。自然千斤重擔。都要他一人獨挑。他的姊姊早已嫁去。不過嫁得不十分好。有時還要來明些娘家的光。他的哥哥呢。本在衙門中做個書記。現在却生了癱瘓病。不能做事。然而早已成婚。有了家室。還有兩個妹子。自然也不能自食其力。一家六人都靠他過活。他的負擔真不輕啊。

古往今來。無論什麼人。生在世上。都要受那金錢的支配。沒有金錢。不要說享什麼幸福和快樂。勉強生活也煩難了。生財之道。本在『生之者衆。食之者寡』。但是中國人大都生財的份子少。分利的份子多。往往有一家十多個人。全靠着一人過活。其他五、六個。三、四個不等。他不幸。也就難逃這個公例。憑著赤手空拳。一心想挽轉厄運。總算是有個有志氣的青年了。

家庭就是國家的縮影。在民治時代。一國要求興盛。全靠國民的互助。否則靠一、二個英雄。也是很吃力而不見成效的。人存政存。人亡政亡。一家也是如此。現在他在外

辛辛苦苦的掙了錢。回家養他們。他們還不體諒他一些。稍盡他們的天職。同心協力。維持家業。有可以幫助的地方。大家不妨互助。反而盡做了懶人。要喫要着。好像他欠了他們的債一樣。理該奉養。並且家人們脾氣很大。一句也說不起。他心裏自然有些氣不過。很想有這種苦惱的家庭。還不如沒有的好。我得不到他們一些幫助。倒做了他們的牛馬。何不拋棄了。另去尋一種新生活。但是他最孝他的母親。以為他母親守節撫孤。喫盡辛苦。只生着他弟兄二人。現在既然哥哥變了殘廢的人。我若一旦離去。家庭豈不要使他格外傷心。並且在中國家庭制度裏。沒有分居的慣例。人家也要說我不孝。所以爲了母親緣故。祇好犧牲一切。推受着這種沉悶的光陰。幸虧他旅居在外。不常看見家裏使他失望的種種情形。可是他每接到家信時。總要半天不歡。這天他接到他哥哥寫給他的一封信。告訴他家用告罄。要他速寄四十塊錢回去。他一想。本月的薪水。上月已因母親生病。預支去了四十塊。那裏

再有這個數目呢。況且一古腦兒寄了回去。我自己也可以一個錢不用麼。若是不寄回去。他們又去向人家借了重利的債。將來落葉歸根。仍舊歸我負擔。真是左右為難。心中十分煩悶。喫了晚飯。一個人便走到先施公司屋頂花園上去散散心。不料百感交集。憂從中來。到底懷着一肚皮悶氣。還去睡了。

他性沉默。寡言笑。許多心事。一齊悶在心裏。情願就此深埋了。並不肯去告訴人家。古人說得好。『事可與知者道。而難為俗人言。』茫茫禹域。有幾個知者。可以剖心肝。共患難。便是說了。也是白說的。他又不喜歡學那騷人墨客。借文字來發洩他胸中的牢騷。却借睡眠來消遣愁悶。他常說。一個人睡眠的時間。占去一生光陰中三分之一。或者要多些。若然醒時煩腦。祇有去向牀上倒頭便睡。尋夢中虛無的快樂。但是他的夢中。常遇着險難悲傷的事情。和醒時一樣。總逃不出這個圈子。何等苦惱啊。有時他孤燈獨坐。聽着窗外風雨淅瀝的聲音。他的恨絲。便一道一

道的抽出來。在他腦中纏繞。只好猛吸着淡芭蕉。要想一樣快活的事去解除他。無奈想來想去。只覺得希望很少。愁思難殺。有時他走到繁華場中。眼見燈紅酒綠。鬢影花香。一般青年男女。都是發狂般儘情嬉遊。他却又動了禰生尸塚的感慨。有時他在郊外閒步。紅桃若錦。碧柳如絲。雙雙紫燕。飛在綠蔭裏。呢喃對語。春山如畫。春水似鏡。真是好一片陽春煙景。他却又想着逝光尺波。虛負年華。春光惱人。意興闌珊。又有一種啼笑不得的情狀。真是可憐。他常說。人類生活。自有一定的程序。大概可分幼年、青年、中年、老年、四個時代。每個時代。都要讓他的生理上、智識上、情感上的情緒。一齊充分發揮出來。那纔覺得人生的愉快。但是我們中國人。大半生活顛倒。違反自然。譬如他正在青年時代。而家庭種種責任。都放在他身上。使他的身心。為生計問題緊緊縛住。不能暢快的任他發揮情慾。上理智上的快樂。好像他已到了中年時代一般。豈不是生活顛倒麼。所以他元龍豪氣。消磨殆盡。那裏還能有生

氣呢。宛如變了盆中枯萎的花。不能得着雨露的滋養。儘被那蟲蟻剝蝕。漸漸而死。最難過的。他明知不能過這種生活。然而爲了種種關係。他逃走不來。只好忍受着。譬如。有癆病的人。自己曉得去死不遠。硬着頭皮。一天一天的捱過去。豈不是天下最殘酷的事麼。

有一天。他想起了家事。想來想去。沒有妥善的方法。好像背上有了不少的芒刺。非常難過。便想請了兩天假。回到家中去。他家中人見他回來。都很歡迎。但是見他空手回來。不曾帶有什麼東西。不免有些失望。他回家後。便和他母親兄嫂等商量節流開源的方法。源却沒有開處。只好勸他們節省。據他母親說。他們用這些錢。已是省了。斷乎不能再省。場面也要緊的。恰值前天他妹子要換皮棉襖面子。同家人到綢緞莊上去剪料。他們本是做賬的。姊妹兩人和嫂子各剪了一身衣料。合計已有三十多塊錢了。他無意中在抽斗裏拿起摺子一看。連他自己在家中添製的衣服。一起計算起來。已有六七十元。他跳將起來。再

拿洋摺子一看。也有三十多元。這樣算來就此不買。到節邊已有一百多塊錢了。究竟銀錢要他拿出來的。不覺埋怨他母親幾聲。說你們剪的時候。也要想想人家如何還法。母親是一家之主。有些事也可做主的。他母親本是個好人。聽他埋怨。一聲也不響。但是他的嫂嫂。却說人類是平等的。不能一個人獨是着好喫好。人家也要享用些的。我破費了阿叔一些錢。便要聽說話麼。還有他兩個妹妹。面上都露出不快活的顏色。好似他錯怪了他們一般。他嘆了一口氣。想想他們這些人。都是不可理喻。沒有什麼話好講的。總之他們都沒有顧憐我的心罷了。心裏益發沉悶。上牀去睡到明天。再也安身不住。在身邊摸出二十塊錢。交給他母親。慢慢使用。他便坐着火車回到上海。他爲了母親的緣故。一切都隱忍了。

他每天記日記的。年年一本。但是閒時翻閱。沒有什麼得意的事情。記在書上。而且所記的。都隱隱含有淚痕。他暗想這樣一年一年過去。沉悶無味。何日能有舒適的一天。

人家都享美滿家庭的幸福。在我祇覺得「苦痛」兩個字。可以包括乾淨。還記得他起初在學生時代。抱負何等遠大。現在却弄得像病夫一樣。奄奄待斃。對於職務方面。懷抱着消極的態度。再也沒有精神。生發出來。自然他的成績也平常。和人家競爭不來了。他未嘗不想奮鬪奮鬥。去騎幸運的馬。唱得勝的歌。無如不幸的神。盤旋在他的頭上。使他意志頹唐。振作不起。庚年未老。鬢髮漸星。唉。這是誰的罪呢。

自殺自殺。國事一天一天的敗壞。走到不可收拾的地位了。許多愛國的青年。熱心救國。東奔西走。情願犧牲一切。

喚醒國民。無奈強權壓迫。公理不伸。極難收好的效果。有些感情熱烈的人。便覺得沉悶不歡。恨起心頭。橫了心。拚着自殺。有一般人因為社會中種種腐敗情形。自身感受着許多不快。也要自殺。足見國人都覺得人生的沉悶。他也爲了家事國事。憂慮不盡。又不能閉着眼睛。只當不見。很想自殺。省得這種不爽不快的日子。有一次。他已買了三阿燐寸。要想喫下去。但他又想自殺是儒人的行爲。人家也要譏笑。到底還想有一天掃除痛苦的日子。所以他依然苟活人世。做個沉悶的人。

(完)

府上缺少屏聯堂幅？

請用精印的名人書畫。此種書畫與真蹟絲毫無異。色澤古雅。年久愈佳。裝潢精緻。售價極廉。

商務印書館謹啓

服勞社會者唯一補品！

人生精神有限社會事業無窮凡終日操勞者不免
 消耗精血若不謀身體之滋補日久疲憊悔之不及
 人造自來血藥性和平甘美適口有滋補血液之功
 健胃增力之效曾經工部局衛生處試驗給證銷行
 多年馳名遠近男女老幼四時均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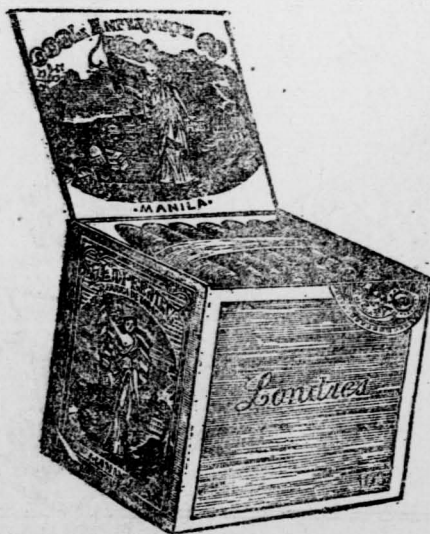
價目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上海五洲大藥房總發行
 經售處 各埠分店及各大藥房

請認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性和味淡氣香
 之旗妹牌雪茄烟



每盒價三元五角

上海河南路二十號
 永泰棧烟行經理

請認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COLGATE'S

絲帶牌牙膏

質優氣香護牙妙品常用
 可使永無牙患潔白健全
 愛護齒牙者請即購用

上海漢口路十三號
 天 津 信 中 公 司 分 經 理
 威 厘 洋 行 總 經 理



美國
 珂路哥公司製造

請 聲 明 由 小 說 世 界 介 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思想的變遷

敦父

青年人的思想，彷彿傍晚的彩雲，刻刻不停的變換；

又如江河的流水，時時勇猛的前進！年少而又富於情感
的知榮，很可以代表一般青年人的心理！

知榮本是個渾樸無慮的少年，引他知道人生的憂
患，嘗到人生的苦味，是從他十四歲時入高小的那年起。

在以前，他所感覺的，祇有慈母醉夢一般的愛；他所
接受的，祇有鄉村中無思無慮的田夫野老。他不知道有
國，更不知道有世界。他不知道甚麼是思想，更不知道甚
麼是憂患。祇有一個甜甜蜜蜜充滿愛的情感的家，把他

覆育滋長了！

最不情的是他的哥哥，無端引他入了清風鎮高小
學校，他禁不住師友的誘惑，漸漸知道人與人的隔膜，國
與國的仇視，他的童年渾樸無慮的境地從此打破了！

在他脫離家庭生活入於學校生活以來，覺得一切
有些異樣，起居飲食固然是不似家中的那樣舒適，即師
友們亦沒有父母兄弟那樣的甜蜜，親切。他彷彿從一個
極樂的世界，投到一個冷森森的地獄來，一切的人物，都
是生疎，淡漠，尤其是同學們嘲笑或是戲弄他的時候，他

立時感覺着一些惡狠狠的暴徒，或猙獰的惡魔向他嘲弄似的。他所感覺的不安和痛苦，是他平生以來沒有嘗過的，他恨不得立時將他們毒打一頓，跑回家去。

他初次受着猛烈的刺激，感到人生的苦味，是在入校的第一天。在那時候，他沒有一個熟識的人相伴着嬉遊談笑，一個人冷清清的在各處呆看；所有的寢室，自修室，食堂，講堂，一排排的桌子，椅子，一列列的牀鋪，是他平生未曾經過的，這個在他的腦子裏，却開了個新紀元！

他正在各處徘徊，沒做理會處。忽然一個和他略小的同學，笑嘻嘻的走來，用手挽了他的手道：『和我一塊去玩！』竟不等他的答覆，挽着就走。他這時可真急了，臉兒紅紅的，心兒鹿鹿的，正不知如何是好？欲待回絕他罷，自己又正苦寂寞，現在既有人來相邀，豈不好？但這樣無禮的邀請，正不知是好意惡意？他心裏雖委決不下，可是兩條腿兒竟不由他作主，跟着那位同學跑了出來，已走入操場裏去了。

廣野的操場裏，疏散的十幾個同學，在那裏奔馳跳躍，正在頑得起勁！他覺得一些陌生的人，怎好加入隊裏同遊玩呢？心裏一怔，腳早站住了。挽他的同學，向操場裏一個較他略大，體格堅強的同學，招了招手道：『老姜！來來！來來！今番和你見個高下！』說着，將手一鬆走開了。

他正要回身，老姜已搶到面前，兩隻手捉住他一雙手，在操場中作起旋風舞來。老姜的氣力大，他被捉了，不能脫身，只好拚命的運用自己全身的氣力，來維持他的身體。這樣的轉了幾轉，他們見跌他不下，都拍手笑道：『老姜今番碰着對手了！』這句話並不是稱讚他的氣力好，不過是激起老姜來跌他！

果然，老姜聽了這話，更加起氣力來，轉了幾轉，將手一鬆，可憐他那裏站得腳穩，踉蹌踉跟跌倒在三四尺遠的地下了。這時同學們又都拍着手笑道：『到底是老姜的本事好，不愧為我們學校裏的大王！』他們歡呼着，唱起得勝歌來。

他氣極了！臉兒越紅，心兒越跳，躍得利害！他遏不住憤氣，不覺破口罵道：「你們貳欺負人！我又沒有撩惹你們，怎麼商量來跌我呢……」他們不等他說完，亂嚷道：「你敢強嘴！看老爺們再來跌你！」有幾個竟奔他來，他知不敵，急忙爬起身來，跑入自己的寢室去了。

他倒在牀鋪上，不平的氣憤，實在遏抑不下！淚珠兒竟忍不住如撒豆一般的滾了出來，他一面拿出一條手帕來揩着，一面想到家裏的哥哥、姊姊，是何等的痛愛他！何等的珍護他！天氣涼了，叫他加衣，走急了，叫他留神。竟想不到學校裏的同學，就蛇蝎一般的毒惡，不止不愛他，憐他，還要來設計陷害他，他越想越氣，頓覺人世間，除了自己的哥哥、姊姊，沒有一個善良的人了！人生的苦味，在他的心頭，已種了最初的芽兒！

他在校中讀了一年書，那時正值外蒙獨立，各地的學生，紛紛組織征蒙隊，消息傳到清風鎮來，他們因着一時熱烈情感的衝動，便也紛紛的自由組織起來。他在那

時候，雖不十分明瞭如何要愛國；但他覺得這種舉動，是正當的。如果能夠將蒙古復收回來，那是一樁多麼可喜的事情呵！他受着虛榮心的衝動，便也不假思索的加入了組織征蒙隊的首領，是他上班的同學，余家循，王崑兩人。當他去上名字時，他們很鄭重的問他：「是出自本心麼？」他也真真實實答了個「是」！其實，那時候國家的觀念，在他的腦子裏，却很淡漠。對於蒙古獨立這件事情，他並沒有感受着甚麼強烈的刺激，不過覺得加入征蒙隊，是一樁愛國的舉動罷了。

到了第二年，他重到學校裏來，征蒙隊這件事情，沒有聽見人提起了，大約是忘記了吧！他也不覺得怎麼，不過模模糊糊留下了「愛國」兩個字的影子，在他的腦子裏，使得他尋求罷了！

後來，他聽到歷史教員講近世史的時候，甚麼鴉片之戰……甲午之戰……庚子之亂……賠款割地，喪師辱國，種種難堪的事情，輸入他的腦筋裏，彷彿一張純潔

的素紙上，點染了無數血淚的痕迹！在他的精神上很受了感動，他的思想也跟着大變了！

他打破了家的觀念，進入國的觀念了！他縱觀世界，如印度，波蘭，朝鮮，安南……種種亡國的慘狀，被壓迫者的痛苦，使他的心裏生無窮的感慨！回顧自己的國土，已經是被碎不堪，而一般人民，猶是醉生夢死，歌舞昇平，他想到茫茫前途，真不知流過多少眼淚！他鑒於世界各國，都是以強凌弱，當這公理死亡之日，他便想入軍界，想以軍人的勢力，與各國相爭奪。他懷了這種志願，直到中學畢業，仍不曾改變。

歐戰以後，歐西人士，受了此次戰爭的教訓，恍然知道軍國主義之不容於今日，於是到處倡為弭兵的學說。而同時世界學者，發覺了社會上種種缺憾，提出了種種問題——如教育問題，勞動問題，婦女問題……潮流所及，全球風靡。時代變了，他的思想也起了激烈的變動。他覺得從前偏狹的軍國主義，是殘忍的，不人道的。同時他

深悲社會上種種缺憾，便懷了改革的宏願。

他合了幾個同志，組織了一個勞動日刊，他們的主張是：一方面積極的鼓吹勞工神聖，一方面消極的打破資本主義，當他們的報紙發行以後，各地的勞工深表同情，接了許多贊揚和勉勵的信。還有幾處工廠，請他們講演，他們很高興的乘時發表自己的主張：

……人生的真義！……勞動的價值！……資本家的專橫！……金錢的罪惡！……

他們都盡情發表了！他們慷慨激昂的神情，足以使無知無識的工人，深深的受了感動。而同時他們報館的經濟，却得了勞動界不少的幫助！

金錢的魔力真偉大啊！自從在工廠籌到捐款以後，他的兩個同事慕榮和守祿，手頭有了錢，就無所不爲了！打牌哪！看戲哪！逛窯子哪！簡直成了日常的功課。他們合了一班報館的朋友，你邀我請，鬧得頭腦都昏，把報館的事情，漸漸的懈怠下來。他看不慣這種行為，每當他們倦

遊回來，總是很誠懇的規勸，他們雖不反對，却也不甚理他。

有一天晚上，他正在編輯各種稿件，他的兩個同事，喝的大醉回來了。在他的隔壁，乘着酒興，提高着噪聲，談他們今天得意的事情。他覺得很不耐煩，但是斷斷續續的語聲，總有些闖入耳官裏來。

『守祿！劉翠仙的京調到還不錯呢！今天這齣武家坡，委實唱得入神……』

『哼！虧你是個顧曲的老家。雲仙館的吳玉蘭，才算第一個名角呢……今天的花酒，喝得真痛快！這場牌九，我還贏了四十多塊錢哩！』

『好……好……好……明天的東道，準是你的……』
他們鬧得他實在忍不住了。他即刻停了工作，走到隔壁來。

守祿見了他，就惶愧的說道：『明天的稿件，編好了麼？祇是累了你一人，真對不起！』

他太息的說道：『這到不算什麼。祇是你們的遊興太高了些，也須得少歇呢！』

說到這裏，停了一停，又繼續的說道：『須知我們受了勞動界的委託，應該要盡點義務，才對得住一般勞動者；因為我們每天喫的，穿的多出自勞動者，如果不誠誠實實的幫他們做點事業，那就成了個假竊名義的罪人了！』

慕榮聽了他這番話，不覺冷笑起來：『祇有知榮說出來的話，總帶些秀才氣！你看現在報館裏一班朋友，那一個不是口裏說得好聽！其實，他們所做的事業在那裏？豈止報界中人是這樣？就是現在頭角嶄嶄的學界朋友，他們在學校時代，到不少熱心愛國之士。一到社會上來，他們的宗旨，不也都改變了麼？越是鬧得凶的人，他的位置越來得易。就不講別人吧，現任外交次長王自祥，這是我所知道的。從前的五一運動，不是學生中很有名望的嗎？他不是和勞動界深表同情的嗎？現在呢！他却天

天坐汽車，逛窯子，這有甚麼要緊呵！實在對你說罷。現在的人，那一個有真心做事？真正做事的，是鄉間老老實實的農人，工人，決不是天天坐着講勞動主義的人！我勸你不要違反這個公例。

他聽了這些話，又氣又憤，「慕榮！你怎麼顛倒說起來？我們當初辦報的宗旨，不是提倡勞動主義，打破資本階級麼？現在到拿了勞動者的辛勤血汗之資，來歌舞徵逐，這簡直成了人類的盜賊，勞動者的仇敵。假如一旦被人家揭破了，我真擔不下這個罪名，我們的名譽要緊！前途要緊！」

慕榮仍是嚴冷的答道：「名譽？前途？有了錢，就有名譽！就有前途！現在的世界，是金錢萬能的時代，是自利的時代。祇要我個人舒舒適適的這就得了。誰還能夠顧到別人呢？試問現在失業的這麼多，我們能一一救濟嗎？今天索性和你說個明白，我們不過是假着勞動日刊的招牌，賺幾個錢使用，並沒有別的目的，現在你大概明白了

吧！

他聽了，不覺心中一陣悲酸，幾乎掉下淚來，仍走回編輯室去了。

他坐在編輯室呆呆的想：「我從前抱着一腔熱忱，勇氣，來和黑暗的社會宣戰，才合了他們兩人。當初他們是何等的天真，坦白，自從合了這班酒肉朋友之後，他們的性情，一天天的改變了，竟至變到這般地步！唉！我就連他們兩人都無法拯救，還講到甚麼改造社會呵！」

「現在的人，太狡猾了。報紙上的通電，講臺上的講演，雜誌上的記載，他們的筆底口頭，何嘗不是說得娓娓動人。究其實際，那裏有一分心爲人呢？就是要他們散幾個銅子給路旁的乞丐，都還不肯呵！如果有人問他，一定要說：「他們有了氣力，不去自己生產，我們給了錢，到是害了他。」是呵！我不知道他們是憑的甚麼氣力，生的甚麼產？到不如乞丐向人明明白白的討來，還要高尚些！」

「慕榮的話說得真透澈！真正做事的人，是鄉間的



工人，農人。」回想我年來所做的事業，那裏有一點成績？到不如鄉間的農人，工人，自耕自織，穿着，喫着，都還安心呵！

假使我從前不讀書，在鄉間做一個農人，或是工人，自食其力，無憂無慮，到還逍遙自在呵……現在的人，何嘗不是被聰明誤了！他們讀了書，就有了心計，生出種種攪錢的方法。一般人還稱他是偉人，學者。唉！真是罪過的

很……」

他越往下想，越覺得傷心。他便決定離開這虛偽的人生，返到赤裸裸的田間去，實行他的新生活！創造他的新生命！同時他回想十年來思想變遷的歷程，都已如夢幻一般的過去；而這十年來的生活情形，也簡直可以說是墮落了！

(完)

脚愈少愈好

呆

妹妹說。貓與犬。都是四隻脚。爲什麼人只有兩隻脚。姊姊說。人爲萬物之靈。貓犬那裏可以比得。妹妹說。那麼昨天街上那一條腿的乞丐。一定是萬人之靈了。

影 攝

憲望蔣

惠林姆帶了一具照相架子，

這隻狗很怒地想：這是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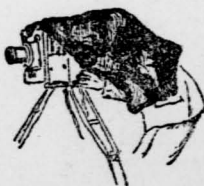
看見一隻很大的狗，就同他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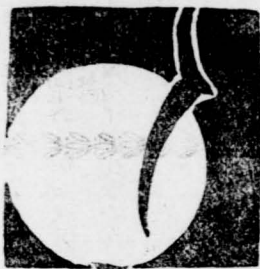
怪物，黑黑的頭，又長又圓凸出

照。

了的口，便不覺大怒向前跳去，

阿呀！阿呀！





離奇的戀愛

貢少芹

有一個自稱小說家名叫余嫩寒的。他今年才十七歲。莫

看他年紀雖輕。對於金錢一層。從來不肯浪費半文的。他每將所得的稿費。除房租及雜費而外。悉數存放在郵政局裏面。因為他深曉得自己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沒有人來補助他的生活。將這些錢積少成多。預備將來做結婚的費用。

嫩寒這般的吝嗇。他對於朋儕。更沒有一些兒金錢上的交際。但是如果有人開會或宴客。只要內中有一兩個似熱非熟的朋友。他硬坐上去。做不速之客了。這于人礙於情面。誰肯來做仇人下他個逐客令呢。真是又可憐他。又

討厭他了。

嫩寒每到大庭廣衆之間。或是對人談話的時候。他將自己所著的小說。凡是已經登過的。不拘報紙和雜誌。便慢慢的拿出來。在人前高聲朗誦。到了自己覺得得意的時候。便點頭晃腦不止。揣度這個光景。恨不得將余嫩寒三字。用刀深深的刻在自己的額顛上。表明那些小說是他做的。方才快活。

不多幾個月的工夫。那存儲在郵政局裏的錢。已差不多到了二百元以上了。他因為有了萬惡的金錢。發生出人情上不可避免的那種無知的慾望。想娶個如花似玉的

女學生伴他朝夕唱和。因此嫩寒刻刻在腦海裏思念的那回事。常常雜入他的大作之中了。文發乎情。也是應有的事。

有一天晚上。嫩寒正伏案埋頭撰稿。驀然地有一個人匆匆忙忙的跑進來。他抬頭一瞧。原來是自己的朋友秋帆。於是將筆擱下對秋帆說道。敢是又請我去喫嗎。如果是的。我今晚也不做稿子了。秋帆笑道。你想吃我的白食嗎。我還想要喝你的一杯喜酒呢。嫩寒聽得秋帆說得不倫不類。曉得他話中有話。卽忙站起身來。恭恭敬敬的問秋帆道。你說是想喝我的喜酒。究竟是什麼一回事。秋帆道。前天某雜誌有一篇『紅閨春夢』不是你的大作嗎。嫩寒道。是的。你問他做甚。秋帆道。你這篇香豔文字。流傳社會。不知害壞了多少癡心女子。含表妹胡綺霞女士。讀了你這篇『紅閨春夢』以後。說你這人是一定很鍾於情的。終日左思右想。夜不成寐。得了片面的相思。你看可害人。害人呢。嫩寒聽了這番話。歡喜得連眉毛鼻子都要說起

話來。笑嘻嘻的對秋帆說道。你這話是真的嗎。秋帆道。誰和你來開頑笑。嫩寒道。那末。我的文字。居然有這樣大的魔力。也更可以誇示於人了。……他既然有心於我。我焉能負他的雅愛。不知這位綺霞女士。家裏有些什麼人。秋帆道。他有一個老子。便是我的表叔了。擁着幾十萬家財。祇有一個女兒。他時常說我。想招贅一個佳婿當做兒子般看待。無如才貌兼全的。一時很難物色。因此綺霞長在閨中十八歲。尙未字人。……嫩寒呀。我看你可以中選。何況舍表妹已鍾情於你呢。……嫩寒不等他說完。搶口問道。這位綺霞女士。可曾入過學校沒有。秋帆道。綺霞雖然未入學校。但是他父親爲他請了女先生。到他家裏去教授。不是和女學生一樣嗎。因爲你那一篇害人的文字。被他瞧着。此刻也無心讀書了。你看可對得起他嗎。今天我到這兒來。正是爲你倆成這件好事。說罷。又哈哈大笑了一陣。嫩寒一想。秋帆爲人。向來是滑頭滑腦。說話是靠不住的。或者他是尋我的開心。也在意中。我若冒然從事。上

他的當。還不打緊。豈不被局外人笑嗎。主意打定。於是對秋帆說道。既承你的美意。替我倆作冰上人。感激之至。但我既不識這位綺霞女士。是什麼樣兒。如果含含糊糊的成功。有才有貌的。是好極了。萬一娶了個醜婦回來。就大失我最初的宗旨了。秋帆道。你要看他嗎。這是很容易的。我即刻就到他家裏去。約他明天下午三點鐘和他的老子一齊到半淞園裏遊逛。但我只指點你一個是綺霞女士。萬不能出面。因為我那表叔是很古板的。萬一他看出破綻。恐怕好事就難成了。嫩寒點頭稱是。登時秋帆竟自去了。

第二天正是星期日。嫩寒匆忙吃過午飯。可憐連車子都捨不得坐。便跑到半淞園去了。他早去的用意有兩種。第一、恐怕遲去會不見綺霞女士。第二、今天是有求於秋帆的。假使和他一道兒去。又要多花兩毫錢的門票。嫩寒對於經濟學不能算他沒有根底了。到了裏面。一陣子亂跑。這偌大面積的半淞園。他的足跡差不多走遍。停了一會

子。遠遠的見秋帆來了。並且還帶領了許多別的朋友。嫩寒很有些着急。暗想道。只要秋帆一人來便得了。又爲什麼帶領局外人來呢。……此時秋帆已到了他面前問道。你的意中人瞧着嗎。嫩寒道。這兒婦女們多呢。不知是那一個。秋帆發急道。綺霞女士說板定三點鐘和他老子來的。此刻已經三點半了。怎的還不見他來。或者因爲別的原故耽擱。亦未可料。又自言自語道。不會的。不會的。昨天我已和我的表叔說好了的。況且綺霞女士。雖是個女流。說說話來。是很有信用的。他們這時權且在那邊亭子閑談罷。說罷。便一窩風到那邊椅子上坐下。只見嫩寒的一雙眼睛。直射射的朝少年婦女們身上望。彷彿那些少年婦女們。都是他心目中所想像的綺霞女士。那長的、短的、肥的、瘦的、美的、醜的、婦女們。一個一個的照在他眼簾裏。就和電光影戲一片一片更換一般。衆人見嫩寒站在那兒發怔。不由的暗地裏掩口而笑。

秋帆忽地拍拍嫩寒的肩背道。喏！你聽！那人叢子裏

有個時髦的少女。跟隨着一個老頭兒走的。便是綺霞女士。……嫩寒仔細一看。果然是態度婀娜的女學生。不看猶可。這一瞧。嫩寒一點靈犀。早已緊緊的貼在綺霞女士身上。看宮。大凡智識初開的男子們。遇着這種嬌豔的少女。沒有個不動心的。而況這位綺霞女士。是和他約在這兒相會的呢。好一比嫩寒如同磁石。綺霞如同是鐵。磁石遇着鐵。那有不相引相吸的道理。這時嫩寒膝底上就塗了些凡士林一樣。一霎時間早已跟在綺霞女士後面走了。那班和秋帆同來的人。大聲喊道。這便是余嫩寒。這便是余嫩寒。嫩寒聽得清楚。很感激這班人將他的大名說出。不覺把剛才討厭他們的心。已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嫩寒緊緊的跟着綺霞女士走。本想和他說話。奈前面有他想像中未來的岳父。和他在一道兒。因此不敢孟浪。只得耐着性子跟他們亂轉一頓。忽又暗暗的道。這位綺霞女士。我雖然聽過他的芳容了。我余嫩寒的風采。他却不知

會看過。只怪我自己因為吝惜一元的照相費。以致我的小影不會列入那著作家的像片當中。不然。一篇『紅閨春夢』的創作。一頓余嫩寒的玉照。刊登雜誌上。今日見了綺霞女士。不是一見如故。更容易入港了嗎。……想到了這兒。忽的又轉念道。不打緊。不打緊。可算我今天是約他來的。我既心目中有了他。他當然心目中也有着我。何不用這種法子。來施展我的伎倆呢。主意打定。於是跑到綺霞女士的前面。微微的示意。那老頭兒老眼昏花。也不覺得這回事。祇是那位綺霞女士。倒是很注意的。如此再番。不下有五六次。綺霞女士。見了嫩寒。使凝眸一笑。醜醜的秋波。直望着嫩寒的目光。成了一個平行線。嫩寒很是得意。他的心理。還想和綺霞女士打一陣子無線電。奈因要抬高自己的身分。如果再有這樣行動。恐怕被綺霞女士看輕了。於是便轉過身來。到亭子裏和秋帆說話。秋帆道。這位綺霞女士。可看得中意嗎。嫩寒微微的笑着。老兄呀。你的話果然是靠得住。不瞞你說。綺霞女士。

已向我丟過眼色了。請問他如何曉得我就是余嫩寒呢。秋帆道：你這人可好獸呀。我昨天會見他的時候，已將你由頭到腳詳詳細細的說了一大遍……嫩寒道：怪道的。不然，那有這樣大的效力。老兄，請你就成全我兩人罷。說完，便各自散了。

嫩寒歸家之後，天色已晚了，便胡亂吃些晚飯，呆呆的坐在那兒發怔。不由的把剛才瞧見綺霞女士的那回事，在腦海裏盤算了一番。停了好一會工夫，方勉強睡去。次日嫩寒接着綺霞女士來了一封信，便躲在帳子裏，將信拆下來低低的念道。

嫩寒先生：

我自讀了你的『紅閨春夢』那篇大作以後，便覺一點芳心，早已貼在你身上了；你累得我好苦呀！書也不想讀，飲食也不多吃了，頭也不想梳了……好容易才打聽出你是我的表兄秋帆的朋友，我因愛慕到了十二分地步，并不曉得什麼難為情，就託他代為請請你的

早安，說明我的意思。

你居然的不損棄我，真是天假之緣了；昨天在半淞園，見了綠差差的春水，青雲的浮雲，映着你翩翩的風度，真教我愛煞你了；從前我欽仰你的文章，現在又羨慕你的人品，嫩寒！嫩寒！你替我想，我的意思如何？我想和你一吐衷曲，不知你肯嗎？如蒙允許，請你和秋帆一齊來，因為有了他，就可以遮老父的耳目了！祝君珍重！

胡綺霞 十一，四，二十

嫩寒讀罷，又細細的將這封信顛來倒去的看了幾遍，覺得字跡娟秀，情文備至。不由的和那張信紙親了幾個吻，彷彿把這封信當做胡綺霞女士似的。拿過來藏在枕頭底下。莫看這封信雖是半文不值的紙頭，在嫩寒的心目中觀察起來，還比存儲郵政局裏錢的憑證格外貴重。登時便跑到秋帆屋裏，懇求他一道兒到胡綺霞女士家裏去。秋帆很有些不耐煩，冷言淡語的說道：媒人不是好做的。難道一點酒都不請我喝嗎？嫩寒聽見這句話，很有些

左右爲難的情形。暗想。如果請他吃一頓。恐怕花費了心

血嘔出來的錢。假若回絕他。又恐怕那如花似玉的胡綺

霞女士。無人作伐。不得已只得勉強咬着牙齒答一聲是。

一家酒館子東邊房間裏。坐着七八個人。在那兒狼吞虎

嚥的痛啖。原來這就是嫩寒請客。秋帆道。菜不夠了。可招

呼堂倌再添幾色來。這句話說出來不打緊。早急得嫩寒

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好容易才掙出一句話低低的對秋

帆說道。你可少點些罷。因爲我只帶了三塊錢來。……秋

帆曉得他這是最小氣不過的。若將他嚇壞了。反鬧出笑

話來。不得不安慰他一下子。說道。你別怕。如果錢不夠。我

補數就是了。嫩寒聽了這句話。便加勁的大嚼。在他的意

思。以爲我橫豎出三塊錢。如果客氣。反是便宜他們了。到

了會帳的時候。嫩寒曉得這些菜是不止三塊錢的。便裝

做慷慨的模樣。拿了三塊錢朝桌子上一擲。秋帆接過去。

又添了兩塊錢。會了這筆帳。莫看嫩寒雖是做了半個主

人翁。依做小說的眼光瞧起來。他還是生平破題兒第一

遭。擺這種闊勁呢。

後來不知爲了什麼事情。秋帆不和他一道兒到胡綺霞

家裏去。僅在口頭上告訴他說。綺霞的住址是在西門無

量里二百五十號。嫩寒過後。便寫了一封香豔動人的信

寄給綺霞。綺霞也覆了他一封信。

有一天。嫩寒瞞着秋帆。便大着膽子。到西門無量里二百

五十號去會綺霞女士。見那大門關得和鐵桶一般。便將

那門鈴按了兩下。不多一刻。聽得裏面有脚步的聲音。嫩

寒這時有無限的希望。巴不得是綺霞女士來開門。

大門一開。只見有一鬍鬚丫鬟。低低的問道。貴客是誰。嫩

寒答道。我姓余。名叫嫩寒。那丫鬟劈口道。你老人家敢是

訪我家小姐的嗎。嫩寒道。正是正是。那丫鬟又道。你少爺

來得不巧。現在我家老爺在家裏呢。可憐我家小姐爲想

你得病了。嫩寒沒法。只得託小鬟轉說了幾句珍重的話。

快快去了。

由是兩方面往來的信。差不多有十幾封了。有一天。接着

西門來了一封信。嫩寒不看猶可。這一瞧。就和頭上澆了一盆冷水似的。原來寫的是。

嫩寒鑒。汝作淫詞豔曲。壞我女之心。又膽敢亂下情書。動求婚之念。汝罪豈容誅乎。今姑恕汝年幼無知。若再作非非想。當訴之法律。勿謂言之不預也。

綺霞之父警告

嫩寒看罷。從此不敢再寄信給綺霞了。就將那一封信給秋帆看。秋帆很怪他過於冒昧。莫慌。做小說的人。不能將讀者當做嫩寒一樣癡情。要將個中黑幕戳穿了才是。其先秋帆因為痛恨嫩寒爲人太大。太小氣。就想出代他做媒法子來騙他一頓飯吃吃。奈因嫩寒一定要看他心

目中的綺霞。秋帆不得已。就約他在半淞園相會。隨意指了一個最美豔女子。和一個老頭兒遊逛的對嫩寒說。這便是綺霞。其實何常真有一個綺霞女士呢。嫩寒便跟着那女子跑到東。逛到西。那女子見他這怪形。好笑也是有的。他便以爲屬意於己了。及到後來綺霞來的信。也是秋帆同夥寫的。那西門的住址。也是他們同夥的朋友家約好了的。可算得做出這回事來。使嫩寒瞎轉念頭。後來嫩寒終日如醉如癡的。有時還叫着綺霞的名字。秋帆一干人。深恐鬧出事來。就將實情原原本本的告訴他。還是不大相信。做小說的人。要說嫩寒情太癡。秋帆未免過惡作劇了。

(完)



無上食品

燕麥含有十六種人身必需之原質為食物中滋養之最富者二倍於肉類三倍於米穀用作孩童食品無有能與相

比而於壯年則予以清而又富之血液培元增力醫生咸知其確能恢復衰弱者之體力也

桂格麥片即為燕麥中之最佳者若日食之一月後而察其進步並試其氣力與精力當知其確能不負吾人之所期望也

此麥片裝於鐵罐之中而又曾加高壓密封所以其原有之質味永遠不變

本行印有詳細食法函索即寄

各處大百貨店均有出售
 總經理 上海廣東路二號
 貿勒洋行

分經理

天津信申公司
 漢口漢喬洋行
 香港同益洋行
 和記洋行



天真

徐冷波

仁弟今年已有三歲了，他雖然還沒十分會說話，可是凡遇着身體上不舒服，或是陌生人和他開玩笑時，卻能用他惟一技能哭的方法，以表示心中所感受不安的情狀。

在往日的時候呢，肚裏餓了，便用右手的手指，指着心胸，算是表示肚裏餓了的意思；母親見了，也知道他的意思，便教乳母喂飯他吃；或者有時獨自一人睡在搖籃之中，陡然覺得肚裏餓了起來，卻不見母親和乳母在旁，於是便不得不用他哭的方法，以使人知道他心中所感受不安的情狀。

但不知今天爲了什麼緣故，他又無端哭起來了！

親問他要吃飯，不，他卻連連的搖着頭，並不要吃；只舉起小手，指着門外，乳母明已知道了他的意思，是要到門外去，卻故意立住腳，裝作不知。他愈加哭的厲害了！母親這時便吩咐乳母說：「你就把他抱出去罷，省得在這裏鬧人，他父親還睡着咧！」乳母聽母親說着，也不回話，只微笑說：「不可以，須得叫我一聲，才……」他不待乳母說完，眼淚卻又汪汪地吊下來了；乳母生怕他哭出聲音，驚醒了伊主人的好夢，只得抱了他出來；他蘋果似的臉頰上，不覺的也深深地露出兩個笑渦來。臨走時母親又吩咐說：「當心一些！秋天到了，不要在外面受了涼，玩一會就回來。」乳母答應着，便抱着他走向門外去了。

乳母把他抱到隔壁一家姓王的家里，姓王的家里也有一個女孩，和他年齡相差不多，他因為乳母不時的抱到伊家裏去玩，便漸漸的和伊認識了。

後來他自己已會走路，用不着乳母看護了，便一人跑到伊家裏邀伊同去門外遊玩；一面便從衣袋裏摸出牛奶糖來吃。伊見他吃着牛奶糖，便向他要了兩粒，後來伊吃完了，仍向他要。他說：「我只有兩粒了！我自己要吃的。」伊說：「你真騙我，你衣袋裏還有許多咧！」說着，便伸手來摸他的衣袋，他卻無力抵抗，大聲的哭起來了，不住的叫着媽……媽……

母親走來了。問「什麼事？」他含着淚珠說：「伊搶我的牛奶糖吃……」母親睜着眼珠，呆呆地望了隔壁

王家的妹妹一眼，伊也趁此機會走進伊的家裏去了。母親回頭拿起身邊的手帕，替他擦着眼淚道：「我心愛的兒！我們回去罷！以後不要再同伊玩……」他這才止住了哭聲，跟着母親回去。

但是不久，回到家裏，他又覺得不自在起來了。母親說：「你又爲什麼的……」他說：「我要和隔壁王家的妹妹……」母親說：「你這不爭氣的東西，才和人家吵鬧了過的，現在又要去和人家玩了。隨你罷。媽也不來管你，你去就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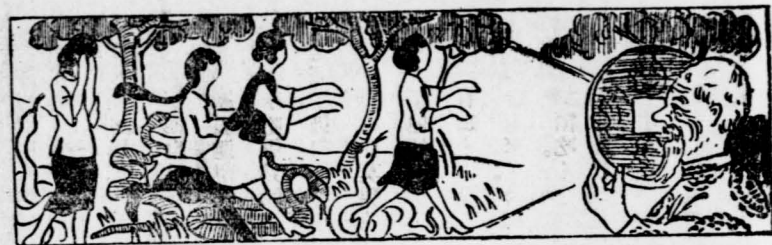
他遲疑着，終於離開母親去和王家的妹妹遊玩了。兩個人很親密的在一個院子裏手挽手兒的跳着舞着。剛才的事，恍似都已置諸腦後。

(完)

誰尸其咎

張碧梧

劉迪先已是六十二歲的老人了。仗着祖宗會傳下許多遺孽錢。他自己在政界中鬼混了二三十年。又剝削了很多的民脂民膏。他的家產。就越發富厚。他生平會納過三個妾。這三個妾。還是前兩年進門的。伊本是妓女。慣用狐媚的手段迷惑人。他就被伊迷惑上了。覺



得伊真有天人之美。就花費了三千金。將伊買回家來。他本很寵愛第二個妾。但自伊進門後。心中祇記得伊。却將第二個妾棄之腦後了。伊年方少艾。嫁給一個老頭子。自然不能稱心。祇因吃了多年的儇子飯。很有些厭苦。貪圖此生有個收束。便不計較年歲的老少了。但是這兩年以來。他和伊日夜厮守在一處。伊的聲音笑貌。他已耳聞目見慣了。覺得也很平常。並無神奇之點。便不免生了厭棄之心。想再買一個新鮮的來。供自家玩弄。愉樂晚年。他有的是錢。那裏還有做不到的事。再有那班趨炎附勢的小



合觀先適劉爲人概

人。平時祇恨無有機會奉承他。如今聽說他又娶納妾。早

口。精神雖還矍鑠。老態却已畢現。這真所謂白髮紅顏呢。

就四下裏去替他物色人才。有

的憑着梨花之舌。在他面前。將

這預選的女子。說得容貌怎樣

美麗。性格怎樣溫存。有的索性

將照片帶來。讓他揀選。他畢竟

老於看花。就選中一個姓命名

叫倩華的。又派人將伊領來。復

看了一遍。很是中意。就講定身

價。討伊回家。他納妾原是慣事。

不足為奇。但他要尊重伊的地

位。當伊進門的這天。特地請了

許多賓客。並懸燈結綵。點綴一

番。這些賓客見伊的年紀。不過

十七八歲。容貌很端整。雖是窮苦出身。但舉動之間。毫無

寒酸之氣。一口同聲。很為贊好。再看他白髮盈頭。銀鬚滿



劉進先與翁倩華結婚

不禁得就打趣他道。你這般老。

伊這般小。伊站在你面前。不像

是你的妾。倒像是你的孫女兒

呢。他聽了。恬不為怪。却將鼻上

架着的花光眼鏡向上推了一

推。眯起兩隻失神的眼睛。望了

伊一眼。皺紋佈滿的臉上。並露

出笑容。又放出蒼老的聲音說

道。到不是。我的大孫女兒。還比

伊小兩歲呢。等到吃酒席的時

候。賓客們硬叫他們二人並坐

在上首。伊這時名雖是人。實則

已如傀儡。聽憑人的擺佈。毫無

自主之力。早被衆人推着坐下去。他也就在伊的身旁坐

下。並攬着伊的手。撫弄一回。又向衆人笑說道。凡人年輕

時候。皮膚何等潤澤。及至上了些年歲。便粗糙得和麻布一般。但平時還不大覺得。一經和潤澤的皮膚接觸。連自己也覺有些難受。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呢。說得衆人都笑了。虧他的臉皮老。竟做得出這種卑鄙的狀態。說出這些肉麻的話來。

俞倩華雖是窮人家的女兒。但伊的父親也是讀書人。祇因無有專長。可以餬口。坐吃山空。將一些祖產。歷年來已變賣乾淨。眼看着將流為乞丐了。恰巧這時有人來和他商量。說他女兒生得好看。不如賣給劉家做妾。伊既有了歸宿。他們也不致餓死。他原不肯。怎奈除此別無他法。只得很心答應。伊幼時。本會念過幾年書。很通達事理。明知給人做妾。有如陷入泥淖之中。將來難得



昇拔。但又不忍祇顧全了自己。難爲了父母。斟酌再三。纔決定犧牲自己。好在來人說姓劉的纔有三十歲左右。因

俞倩華爲迪先道背

爲娶妻十年。未曾生產。故而納妾育子。那末到了劉家。一兩年後。倘能生個兒子。或者還有出頭之日。因此伊於失望之中。還帶着一線希望。不料到了劉家。見着姓劉的。纔曉得他是個白髮的老人。並有一個姨太太。這纔非常失望。頓覺茫茫的前途。黑得和漆一般。決無一些光明的氣象了。

迪先很喜歡倩華。日夜都在伊的房裏。穿衣裏伊拿。被褥要伊鋪。便連吸煙喝茶和吃飯。也必須經伊的手。否則就似乎失掉真味的一般。他晚間睡覺時。須有人搥拍一會。這更是伊的職務。因爲他曾說過別人替他

總不舒適。必須伊跪兩下。纔覺骨節鬆動。酣然入夢了。

這樣愛我。我便當拿出真心來愛他。免得觸了他的怒。自

他又常向伊說。你要穿甚麼。想

吃甚麼。儘管向我說。我無有不

允許的。因為我非常愛你呢。但

伊和他總是冷落落的。祇要穿

暖吃飽。從未向他要求甚麼。嘗

獨自默想道。他雖這般說。但像

他這種人。怎能懂得愛情的真

諦。何嘗能真心愛人。如今和我

這般親熱。不過因我是新來。被

好奇心激動罷了。等到日期既

久。他以為我已由新而舊。這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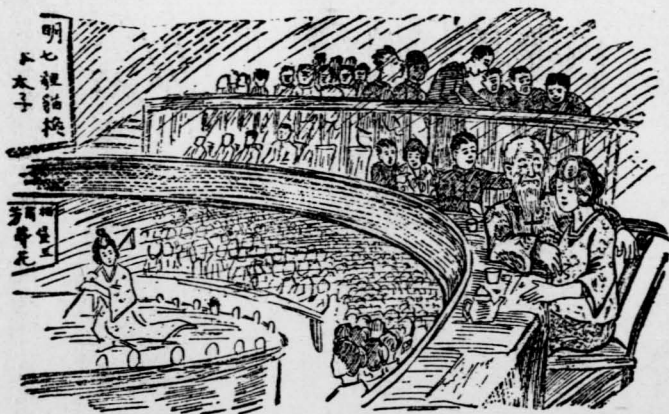
奇心。自然漸漸消滅。那末我的

結果。必和今日的這三個姨太

太一樣。被他棄在一旁。本來這

種不關愛情的愛。自然不能持久的。但有人勸我說。他既

他閒着無事時。定要攜伊出外頑耍。或是去看戲。在他的



遊出華僑與先迪

陷入苦境。這話原也很是。祇是我這原封未動的愛情。應該給與我心愛的人纔是。若勉強拿來給他。未免太可惜了。而且我見了他這副鷄皮鶴髮的老態。再用鏡子照照我自己。却正如一朵將開的鮮花。就祇覺得他討厭。那能打動我的愛情。本來照算學上的公例講起來。必須兩物相類。纔成爲比例。然後纔能有答案。我和他的年歲。相差這樣遠。自然不成比例。自然不能發生愛情。不過是貌合神離的結合罷了。

意思。以爲這是愛伊的表示，並可招搖過市，使人羨慕他。

打擊。以爲他們正是嘲笑自己，立刻又恨他們，暗罵道：我

艷福不淺。但伊却心痛極了。倘能

推諉不去，寧願悶守在房中。萬一

不得已隨他出去時，坐在汽車裏。

或是坐在戲館的包廂裏，巴不能

離他遠遠地坐着。希望旁人相信

他們是父女，或是祖孫。偏偏他定

要假傍在伊的身邊，並做出種種

狎暱的模樣。伊就如坐在針氈上

面，侷促不安。偷眼看旁人，人人的

眼光，似乎都射在他們的身上。臉

上並露出替伊惋惜的神情。伊不

由得心中感激。暗想我是清白女

兒之身，給他污辱了，真是可惜。他

們竟然可惜我。到我的知己呢。伊這麼一想，不知不覺。

常要去看他們。他們或是笑了。伊的心上，就受了很大的



情華這這先一人同居

爲環境所迫，墮落到這一步。你們

還取笑我。未免太無心肝了。伊這

麼想，他們怎能曉得。仍是說笑自

若。伊却再也忍耐不下一再而三。

催他回去。他若不睬。伊就誑說頭

痛得緊。必須走出這衆目所視的

地方。纔能吐出一口氣。覺得心安

了不少。所以看伊的表面，穿吃都

很講究。自當稱心。實則精神上所

受的這一類的痛苦，却非常猛烈。

伊正在黃金般的青年時代。滿

腔的純潔愛情。有如一盆烈火。火

簇四射。却苦於無有着落之處。無

怪伊看見了別人家的少年夫婦。何等戀愛。何等親切。心

中就有說不出的痛苦。暗想我和他們是一樣的人。他們

就能安處在美滿的地位上。過溫靡甜密的光陰。我因何
應受這樣沉鬱枯寂的苦楚呢。若說我生在貧窮人家。然

婦。成立一個家庭。然後纔有社會。纔有國家。也纔有世界。
可見無論何人。都應施情於人。同時再受人之情。獨有我

而貧苦夫妻也儘多着。愛情上
的愉快。並無兩樣。我呢。可憐連
寄情之點也無有呀。伊想到悶

雖藏着滿腔的愛情。却無可施
之處。所受的也不是情。不過他
愛我的顏色。各事敷衍着我。唉。

極時。就推開樓窗。看看野景。偏

細想起來。這是何等慘酷的事

又看見那一對對的蛺蝶。來回
飛舞。再有那一雙雙的燕子。細

啊。經過了情場失意。存心懺悔。
不再用情的人。世界上儘多。但

語呢喃。越發觸動了心事。恨恨
的道。你們可是有意來妬煞我
麼。伊就恨不得將這蛺蝶和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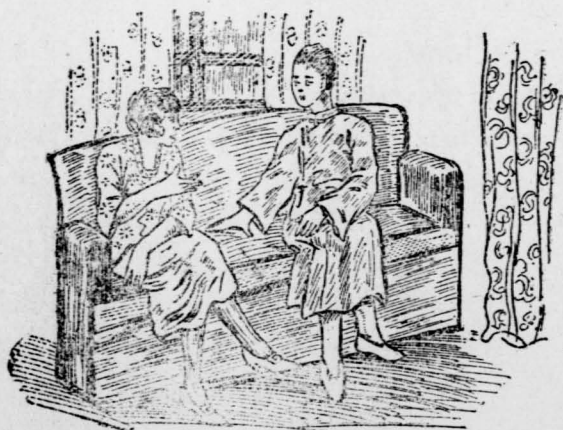
當未登情場之先。就情願永不
用情的人。必然很少。這是一種
哲理。古今中外。都不能磨滅的。

手。他們早飛得遠遠地去了。伊
無可奈何。用力將窗閉上。不再

想當伊在家時。困於生活。無暇
念及愛情。及至賣給了他。又覺
不屑和他用情。所以天賦給伊

去看。但是腦中的思念。又怎能排除。不禁想道。世界之上。
不過是這情字維繫着。人以情來。我以情往。於是結成夫

的愛情。仍是原封未動。伊怎耐久久的藏着。不覺個用情
的所在呢。於是伊在暗中。和個姓吳的戀愛起來。這姓吳



情華與吳某發生戀愛

的明知伊是劉家的妾，已非完璧，但很真心愛伊，並曾勸

道：你這話可就錯了。你身體的破壞，是為環境所逼，無可

伊道：姓劉的待你總算好了。你雖不愛他，也當感激他。纔是伊。正色道：我感激他麼？老實說罷。當初他買我時，不過是愛我的顏色。我肯跟從他，也祇為顧全了父母。這當中毫無愛情的關係。至於他待我這般好，却是騙我依從他的意旨，滿足他的獸慾。那末我何用感激他呢？而且我爲了他，陷入這慘苦的境界，斷送我前途的幸運。我還將他看做一個魔鬼呢。如今還有一層，我最恨他的。若非他破壞了我的身體，我將這無瑕的完璧獻與你，豈不格外全美。然而已成爲一件遺憾了。姓吳的



係關之某吳與華倩見發先總

奈何的。但你純潔的愛情，却絲毫未動。有如一束白絲，未着一點污穢。這纔難能可貴。我所以愛你，正爲了這個，並不注重你的身體。伊連連點頭道：是呀。我和你接近，也正爲這滿腔的愛情，必得有個着落纔是。至於能否結婚，前途有何變化，都不介意。因爲結婚不過是用情的結果。縱不結婚，也無傷於情。他種變化，更是影響不到情了。我祇圖愛情上的結合，形式上雖是爾爲爾，我爲我，也不妨事的。姓吳的連聲稱是。他們倆的愛情。

於是就一天團結似一天了。

後來伊這暗中的行動。不幸竟然敗露。並有真憑實證。落到迪先的手裏。原來他那樣寵愛伊。那三個妾見了。非常嫉妬。先前本是各懷私見。誓不並立。這時却聯合起來。專門尋伊的短處。好來陷害伊。於是伊和姓吳的往來。竟被他們打聽着。還怕口說無憑。他不相信。恰巧有一次。伊和姓吳的並坐在公園中的鐵椅上。細談情話。他們派人在了地裏拍下一張照片。交給他看。他見了。自是勃然大怒。將伊喊到面前。問伊詳細。伊料知抵賴不過。即便承認。又

道。據我看來。你真不必動怒。因為你愛我。是愛我的顏色。並愛我的身體。如今這顏色和身體。仍舊屬於你。他人未曾染指。我給那姓吳的。祇有你不要的愛情。那末干你甚事。何苦動怒呢。但他怎肯甘休。先罵了一頓。並動手再打。後來又分付僕人。將伊閉禁在小屋裏。讓伊受苦。但是這可是伊的應得之罪麼。還是迪先不該買這少女。為妾的罪。要請讀者的批評。

(完)

兒童理科叢書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這書是將兒童日常所見的事物，用故事體說明他的歷史沿革及發明家的軼事等等。能使兒童在閱看極有趣味的故事中，得到許多常識，非但可作兒童的消閒書，學校中作為補助讀本，亦最合宜。茲將書名列下。



一 火柴	五 蒸汽機	九 電報	十三 潛水艇	十七 留聲機
二 火爐	六 船	十 電話	十四 顯微鏡	十八 活動影戲
三 燈	七 車	十一 無線電報	十五 望遠鏡	十九 電上
四 鐘	八 火車	十二 飛行機	十六 攝影術	二十 電下

以上 每冊 定價 五分

商務印書館
小說月報十五年紀念

文學書籍特別廉價廣告

本館自創刊小說月報以來，不覺已有十五年之久；在國內所有的文藝雜誌中，本報的歷史可算是最長久的了。在這十五年中，本報藉大家的幫助，始終能保持嚴肅的忠懇的態度，不曾一刻停止我們的工作。自一九二一年大改革以後，尤努力為新文學運動，曾被推為國內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文學，及提倡新文學的最好的「純文藝雜誌」之一。三年以來，對於國內文壇已略有影響，明年為本報十五年的紀念，擬趁這個機會，選擇本館文學的書籍若干種，特別廉價，一面用以酬答讀者諸君始終不棄的厚愛，一面算是本館與大眾同為這個幼稚的文壇的果樹慶祝永久康健的意思。

底下附列的書目，是我們預備給諸君揀選的，凡預定小說月報半年以上者，都可以享到一種廉價的權利，現在將廉價辦法列下：

- (一) 預定小說月報全年一份，隨定單附贈文學書籍甲種廉價券一張，預定小說月報半年一份，隨定單附贈文學書籍乙種廉價券一張。
- (二) 贈券期限以十三年一月至六月為限。
- (三) 廉價文學書籍以後面規定各書為限。
- (四) 憑甲種廉價券購書，照定價六折計算；憑乙種廉價券購書，照定價七折計算。各省分館得酌加郵運費，由各館自定。
- (五) 持券購書，以向原發券處接洽為限。
- (六) 憑券購書不限次數，惟每次以每種一部為限，至十三年八月為止。
- (七) 外埠購書者，開明書名，連同廉價券、郵費、郵費照各書定價加一成，掛號寄原發券處，當即將書寄奉。

(廉價書目列後)

書名 編譯人 定價 書名 編譯人 定價 書名 編譯人 定價

隔膜	葉紹鈞	五角	太戈爾戲曲集(二)	高遜譯	即出
一葉	王統照	六角	莫泊桑小說集(一)	李青崖譯	五角五分
小說彙刊	許地山等	四角	灰色馬	鄭振鐸著	七角五分
將來之花園	徐玉諾	四角	梅脫靈戲曲集	湯澄波譯	五角五分
雪朝	朱自清等	五角	詩之研究	金光梓等	六角
繁星	冰心女士	三角	西洋小說發達史	謝六逸編	五角
超人	冰心女士	四角五分	遺產	歐濟之譯	三角五分
新俄國遊記	豐秋白	三角五分	以上文學研究會叢書		
火災	葉紹鈞	六角	易卜生集(一)	潘家洵譯	一元
稻草人	同上	九角	又(二)	同上	八角
芝蘭與茉莉	顧一樵	四角	你往何處去	徐炳昶譯	一元
春之循環	羅世英譯	三角	現代小說譯叢	周作人譯	一元
工人梭惠略夫	魯迅譯	六角	日本小說譯叢	同上	一元
阿那託爾	郭紹虞譯	四角	林肯	沈性仁譯	三角
一個青年的夢	魯迅譯	七角	費德利克小姐	楊丙辰譯	五角
愛羅先珂童話集	魯迅譯	七角	以上世界叢書		
華倫夫人之職業	潘家洵譯	三角五分	甲必丹之女	安壽頤譯	六角五分
飛鳥集	鄭振鐸譯	五角	託爾斯泰短小說集	程秋白等譯	六角五分
新月集	同上	二角五分	前夜	沈頤譯	八角
獄中記	張聞天等譯	六角五分	歐洲文藝復興史	蔣方震編	五角五分
怪客人	高真常譯	五角五分	藝術論	歐濟之譯	七角
人之一生	歐濟之譯	五角	父與子	歐濟之譯	一元
青島	傅東華譯	六角五分	復活	歐濟之譯	二元五角
太戈爾戲曲集(一)	羅世英等譯	三角	俄國戲曲集(十種)	鄭振鐸等譯	四元

活屍	文範村譯	三角
貧非罪	鄭振鐸譯	三角五分
比利時的悲哀	沈琳譯	三角五分
柴霍甫續篇小說集	歐濟之譯	九角
馮捷孩	徐志摩譯	三角五分
以上共學社叢書		
歐洲文學史	周作人編	六角
阿麗司漫遊奇境記	趙元任譯	六角
魯濱孫飄流記小本	林紓譯	正三元
*撒克劫後英雄略	林紓譯	正一元
俠隱記小本	君朔譯	正六角
*魔法宮秘史	君朔譯	前一元二角
*魔俠傳	林紓譯	後一元二角
拊掌錄小本	林紓譯	一元
*海外軒渠錄	林紓譯	三角五分
*匈奴奇士錄	周俾譯	四角
*紅星佚史	周俾譯	五角
*天方夜譚	奚若譯	一元五角
*現身說法	林紓譯	一元二角
吟邊燕語小本	林紓譯	一角五分

▲注意 表內各書有*符號者不論
甲乙種優待券均照六折計算



夫婦怎樣稱呼？

蔣用宏

最近有人討論夫婦的稱呼。我以為夫婦在閨房內互相談話，本用不着什麼特別的稱呼，只要你，我，兩個字儘够了；若出了閨房，就不得不用一種合宜的稱呼。若用兄，妹，姊，弟，等字，本來可以表示親熱；可是不倫不類。別人聽了，還以為是親兄妹或姊弟，使人莫名其妙。若某郎，某卿等字，從前雖用得很多，但在舊社會許多不正當的出版物上，多用這兩個字去稱呼戀人。牧童口裏的山歌，也是一樣。有些人聽了這種稱呼，還以為是不正當的夫婦。若用夫君和妻君，也實在鄙陋。把夫妻兩個字，這樣慎重地掛在口裏，別人聽了，很是不雅。這兩個字，在舊社會信札上，是慣用的；但我總覺得不大方。在新人物的信札上，

我可斷定是絕跡的了。以上這些稱呼，不但說的肉麻，聽的更不消說了。現在的青年，喜歡用 *My Dear*, *Sweet*

Heart 等字；但這都是閨房內表示愛情的意思，和上面說的一樣，不能作為正當的稱呼。有些人主張直接稱呼名字，這是極好的了；不過有些人以為直接稱呼，覺得不恭敬，還要加上一個尊敬的字樣。我以為這可用心理去判斷。譬如我們同蔣生的人談話，他滿口先生，女士的稱呼我們，我們反不覺得什麼，——但說得大多了，着實有點討厭。——至於相熟和要好的朋友，天天會面的，他老先生，女士的，掛在口頭上，我們總感着非常不快；且覺得他是面子上的朋友，和我們並不親熱，不能引他為知己。

夫婦是天天在一起的，也用了個尊稱，豈不覺疏遠了嗎？

——夫婦互相敬重，互相親愛，不是用一兩個字來表示。

讀者不要誤會我提倡夫婦不必敬重。——我以為越不

加尊稱，越表現夫婦愛情的真摯。且直接呼他的專名，

(Proper noun) 無論什麼地方，都覺得方便而且明瞭；

若用上面的通名，(Common noun) 別人就很難明白

了；且有時還有誤會。至於對第三者說話，在現在沒有較

好的名字稱呼的時候，可用外子，和內子；有時可加名字。

這子字是男女的美稱。日本的婦女，喜用這個字。雖有些

人，以內，外，兩個字，是舊家庭化，覺得不妥；我以為這兩個

名詞還很雅；字義可不必苛求了。比較拙夫，拙荆，良人，細

君，敝內，賤內，等稱呼，總覺得好一點罷。至於夫婦通訊，也

可在名字下加外子和內子兩字。不要以為這兩字是謙

詞，就不能用在信札的尊稱；惟其這樣，才有沿用的價值。

青年人通信，喜歡用「吾愛」兩字。雖覺得豔麗一點，却比

郎，卿，兒，妹，夫君，賢妻，那些肉麻的字，好得多了。還有家族

親戚間，以及僕人等兩方面道及的時候，照我國習慣，却

另有一種稱呼，這時可不必談了。

(完)

骨 相 學

一册 定價七角

骨相學為觀察頭骨形狀。以推究人類品性才能之術。是書詳述骨相原理。及觀察方法。共分總論各論應用三編。應用編尤切實用。誠人人必讀之書也。

商務印書館發售



萬能術

卓 呆

內閣決定總辭職了。也萬不得已纔決定的。雖出於萬不得已。各總長心中已決定辭職了。最不可思議的是心理一決定辭職。同時那遂寸死去的各總長之身體。便逐寸的復活了。看了這一點奇蹟的厲害。恐怕就是有人戀戀不捨。心裏也不敢再妄想了。宋春風見此情形。便過來說道。既是決定了全體辭職。這陳通光

2 + 2 = 5
 ? ? ? ?
 豈有此理

君可以還給我們了啊。吃飯總長一想。且慢。這太可惜了。實在可惜。內閣的位置。雖不得已而拋棄。這奇蹟的本主兒。肯輕輕拋棄麼。有了他。此後什麼都還可以做得成啊。便拚命的爭道。我們退職之後。所謂旁觀者清了。反能有良好的智慧生出來。所以指導着陳通光君。更可以謀國家的利福了。吃飯總長已想不到奇蹟會指導得自己遂寸死去。却不肯放陳通光了。他也是把保守位置的決心來保守陳通光。宋春風看來。一個人的力量。到底奪不動陳通光回去。還是去領了新聞記者團體再來罷。於是他就去了。各總長互相看看。總理開口說。辭職是定奪了。要限定今日。未免太受累啊。外交總長便趁勢說道。無論何事。都有一個準備。我們要把三年中的事務結束交卸。至少須有三五日……他正想說下去時。那壁上的限今日三

字。忽然燃燒似的發光着。不但如此。外交總長的指尖剛纔活回來。又覺

制限。偏偏限定今日一天。吃飯總長像想得了什麼妙法

得死去咧。他命

一般。向大家道。

令限今日。不能

他說限今日。那

不絕對的服從

麼只消在今日

啊。本來既限定

日暮時辭職好

今日。若是要寬

了。那是還有煩

放這日子。那是

奇蹟的妙法咧。

一天一天可以

他自己稱為妙

延到無窮無盡

法。必定是極妙

了。奇蹟很注重

的方法了。衆人

在這一層。可見

同聲的說。怎麼

奇蹟真很明白

樣辦法。吃飯總

他們的心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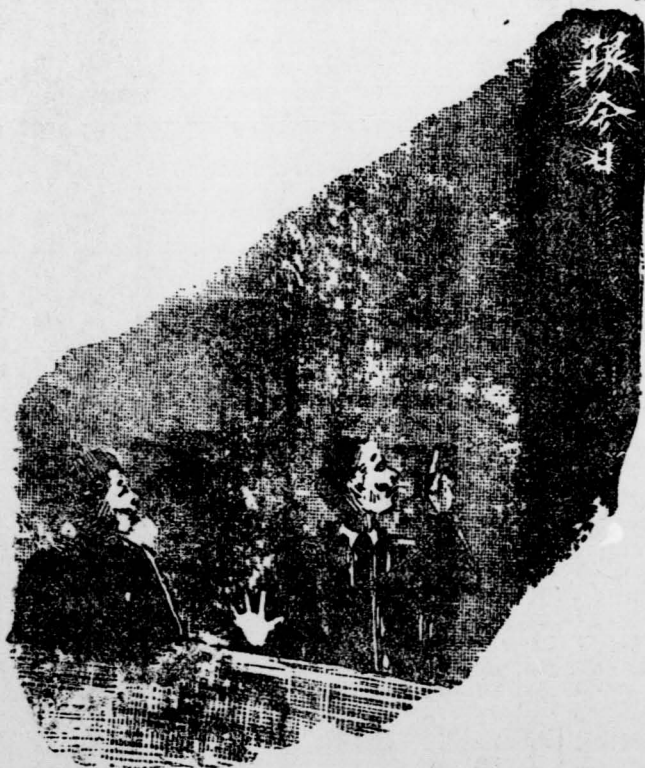
長說。還是要借

但是限定今日。

奇蹟之力。大家

却是很難實行。內務總長也說。此事難極了。這很嚴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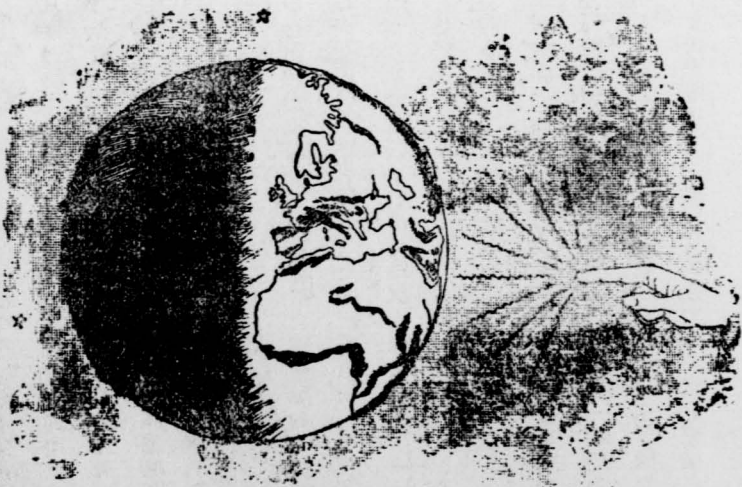
飯總長說。諸君。你們不必擔心。用奇蹟之力來停止地球



旋轉。就不到我們預備完畢。不會日暮了。未見日暮以前總還在今日之中啊。吃飯總長的話。真不錯。此外還有什麼方法呢。那一向和調的教育總長道。不錯。把地球的旋轉一停止。在人心上也有極好影響。譬如……緊要之時。他談到題外去了。說道。譬如春天的日子。比冬天日長得不多一點。人心已經很覺他日長。很為舒服了啊。教育總長這麼說明了一贊成。那吃飯總長向陳通光道。請你把地球的旋轉停止了罷。陳通光點點頭。忙命地球停止旋轉。教育總長的話不錯。地球一停止旋轉。無論到什麼時候。總是今日。那背面無論到什麼時候總是今夜的外國。一定有些受累了。常畫國何等舒暢。恐怕連那些暴動的人。也因此可以把人心柔和一點也未可知。這種日長如太古的氣象。讀者諸君不妨拏來想像想像。煞是很舒服。

六三 破滅

實在成了奇妙的事情了。一位總長心底裏念頭錯了一點兒。因着這個原因。便一樣一樣的錯誤。弄到全國人民



丁止停轉旋球地把光通陳命長總飯喫

暴動。內閣解散。那還好咧。此刻竟非停止地球旋轉不可。影響到了全世界了。一位總長心底裏的錯誤。單單不過在此人想要世上的事。無論什麼都可以由我的力量做成罷了。不錯。做成却是可以照我的意思做成。不過要稱自己的意思。須有極大的知識。須有極大的注意。這總長那注意很不夠。知識更不夠。自己雖以為是聰明人。其實他的聰明。不過是蛇雉派的聰明。聽聽像很有道理。其實並沒想到社會自然的狀態。自然的人情。自然的力量等物。不是很可憐麼。陳通光的命令一下。自然同時地球停止旋轉了。其時已是民國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這一日。在東半球是永久的白晝。西半球是永久的黑夜了。這很長很長的白晝。是何等樣的日子呢。照教育總長的鑑定。那是僅僅長出一點來的春日。已經很覺日長。可以使得人心舒服。暴動也軟化得多了。然而這也是一知半解。地球旋轉停止的事。一向從沒有過。這民國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真是破天荒的事。破天荒的事。定有破天荒之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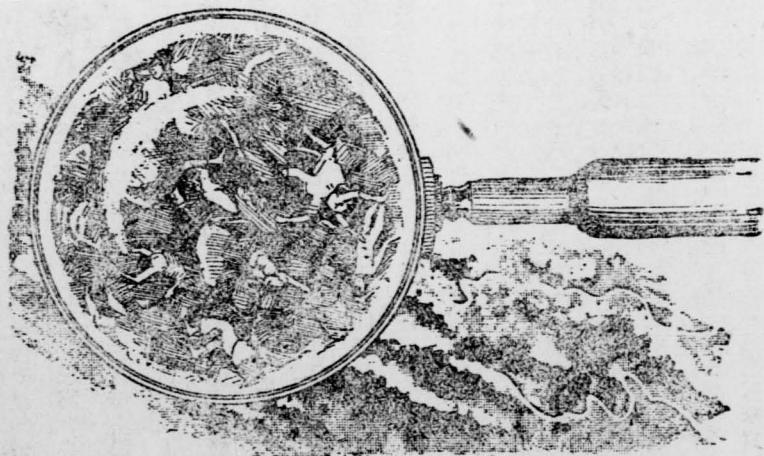
果了。譬如乘了電車就明白。進行着的電車。突然一停。其中乘着的許多人。不是一齊會向前倒的麼。那比電車更快的火車。若是突然一停。這擊打必定更甚。裏頭的人物。拋得會很遠的。這種淺易的道理。為什麼這幾位內閣的總長們。都不會曉得呢。一定他們這幾天內。獨遭遇了意外之事。弄得個個頭暈目眩了。平日雖什麼都很精精細細想的。自從一發生奇蹟。便什麼事也聽憑吃飯總長辦去。一樣樣由吃飯總長去誤事。此刻又誤到去停止地球旋轉了。此事實是厲害。不然。厲害二字。那裏夠形容這現象呢。地球突然一停止。他那旋轉。這激動。竟沒有一句適當的話可以擊來形容。地球的旋轉。天然比電車火車更快。他快得人類社會沒有什麼東西可比。最快的東西。往往擊子彈來譬喻的。不料地球旋轉的速力。比子彈的速力。要大出好幾倍來。啊。奇蹟能夠停止這速力。却實在驚人。然而奇蹟的驚人。不

$$2 + 2 = 5$$

是今日始。宣教師萬自新曾對陳通光說過。意志之力若是可以把自然界物質界動這麼一分一釐。那是全宇宙都可以動了。實在很對。何況是全宇宙中灰塵似的地球呢。要動他時。一點也不希罕。同時要止住他的動。也一點也不希罕。然而地球的大速度突然停止。這結果。決不是一點也不希罕的啊。破滅了。人類全體要破滅了。單單說可怕。也決不是尋常的可怕啊。

六四 四重大擊打

地球的旋轉一停止。同時地球上一切東西。盡行倒下來了。這一句話。說得太過分小咧。那裏是倒下來。決不是可以這麼輕微過去的。倒下來。不是電車急止時乘客的現象麼。真太兒戲了。那地球的旋轉突然停止。這影響的結果。何等慘酷。要形容他的程度時。可以用倒下來的一句人類的話麼。然而沒有適當的話。不管適當不適當。總之沒有這麼一句話可以形容他。這禍害真是千重萬重。數也數不盡了。把他分別起來。可作四重。第一。地球表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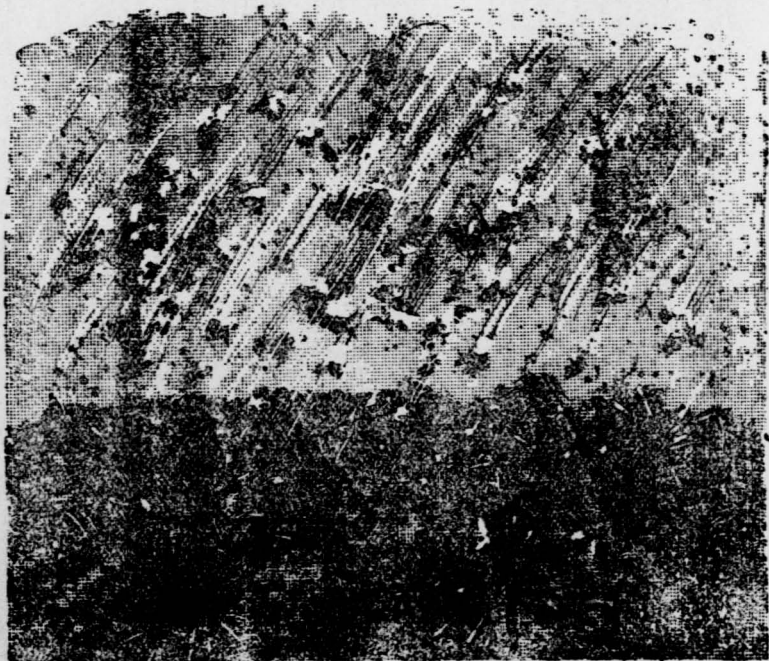
地球上的東西都和地球分離飛散

所有的東西與地球斷離。飛入空中了。這速力自然非子彈可比。落到數里。數十里。數百里。數千里外去也論不定。就像天然與地球不能區別的山岳。也尙且圍着常有風雨。往往會坍下來。所以此刻也與地球斷離了飛去。聲音比百雷齊下還大。可憐人類中竟沒有可以形容着這聲音的話。其時的聲音。幾乎要疑天地盡行了雷了。若是此時有人能够聽得這聲音。那此人鼓膜立刻就破。什麼也聽不到。大慾如無慾。大聲便如無聲。鼓膜既會破裂。此時什麼人也聽不到。所以天地粉碎似的大響聲。也成毫無聲息。那麼人類怎樣呢。自然最初的第一擊。就盡行死滅了。全體人類的身體。本來造成得經不起這種大擊打的。也與人類鼓膜本來造得聽不起這種大響聲同。地球的旋轉。陳通光一念。同時就停止。停止而同時發生大激動。也可以說停止就是大激動。大激動與停止之間。沒有什麼時刻。一激動。人類即行死絕。再快也沒有了。唉。地球表面上。做成數千年的歷史。徐徐向光榮方面進步的

我們人類。以爲還沒達到進步的絕頂。因着東半球一國中一位內閣總理之誤謬念頭。就在中華民國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被很簡單的一聲。就此死盡了。世上還有更悲慘的事麼。且慢。悲慘等話。是人類活着。留在世上的人說的話啊。誰也不留一個活着。有什麼人覺得悲慘呢。也沒有什麼悲慘不悲慘。單單是空空寂寂罷了。在這一層。也是最大的悲慘。歸到最大的空寂上去了。可憐地球表面建設着的文明功業。也被這一擊。同歸於盡。說他可惜。却也很愚笨。不然。若是有人可惜他。確是可惜的。可惜他的人。也一齊死完。這世上竟沒有可惜他的心了。這是超越可惜悲慘等的絕大事件。地球表面。已將人類揩拭盡了。我也沒有。你也沒有。我們也沒有。你們也沒有了。成了荒漢的樣子。……讀者之中。有一個人啟口道。且慢。著者先生。我倒要請教。我實在不能承認我們人類曾在民國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死完的。你不是說着夢話麼。這麼樣的詰問。也不但這一人。此外也各處有信來質問。著

者便答道。我說的。斷斷乎不是夢話。乃是正
正直直說着事實。我們人類。確是在民國十
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死盡了。此事實實在在
是事實。著者對於讀者。自然負着證明的責
任的。最初這奇蹟的發生。在民國十一年八
月十三日上午十一點五十五分。此事我再
三叫你們記憶着的。但是這記憶。與人類一
起消滅了。所以著者對什麼人來證明。實在
沒有這麼一個對手了。竟是連著者本人的
自身也死去喇。還有什麼方法呢。假定萬一
有這麼一個正確記憶這年月日時刻的人。
此人也必須到讀完。一定點頭道。不錯不錯。
確是事實。至少也能不與人爭執。張開着口。
可以合不下去。無奈現在人類一齊死得乾
乾淨淨。還有什麼辦法呢。

六五 第二第三擊



地 球 的 第 一 擊



四重大擊打的第一重。就是地球的旋轉一停止。發出大惰力來。萬物從地球表面飛去咧。那麼這第二重呢。其實人類既已死盡。這種事情。去問他做甚。不是無益的事麼。但是文藝的權威。他的領域。占到人類滅亡以後。文藝的責任。不管是人類死盡。地球消滅。他不可不踐他趨向本來的約束。這麼說來。好像著者一人單單生存着咧。然而這是空前絕後的事情。實在沒有適當記述的方法了。要請讀者原諒。這也只好用文藝的權威來假定了。二 定着有這麼一個人了。大擊打的第二重。是那飛向空中去的地上一切東西。又從空中落下來咧。飛去之物。在空中昇到數里數十里數百里數千里。最後不可不落到地上海上。這落下來東西。全是地球表面的一切東西。有石有土。有草有木。有沙有瓦。建築物的斷片。金屬的小塊。實在既不能定什麼名目。又不能指什麼數量了。連已成白



地 球 的 第 三 擊

畫國的中國。也天地暝晦。經過了數日。——數日二字也不妥。只好說經過了極長久的期間。只是用那毫無空隙宛如要打碎地面似的急勢。很稠密的落下來。繼續不斷。倘使假定最初的第一擊。人類不致死盡。單單這第二擊一來。也可以死盡了。第三擊是空氣的大飛動。空氣的飛動。在人類活着的時候。叫做風。風無論怎樣快。可以計他一秒鐘速度有多少米突。人間是有這記錄的。那人類全滅後的風速。就是把那記錄隨便加多少倍。也追隨不上。若是假定第一擊地球表面的萬物不致飛去。被這風一吹。也總一定要盡行飛去了。這風吹得很長久。所以地球表面的萬物。由一種看也看不出的怪速力。在空中疾走。衝突。破裂。粉碎。然後又向地球表面上落下來。自然即使第一擊第二擊不受什麼害。也可以被這空氣大飛動來滅盡了。假使這也稱他爲風。那是這風的強。在他吹的時候。人類到底不能呼吸。呼吸本

是空氣被人類的腹力動着啊。此時風的快速力。誰也沒有吸入他的力量。不能呼吸也難活命了。不獨如此。假定不幸而對風立着。那是風由耳由鼻由口由人身一切孔內鑽入身體。肺自然立刻就破裂。不然。肺那裏等到破裂。

一對着這風。已由人身無數汗毛孔中鑽進去的風。把全身立刻破裂了。破裂。吹倒。飛去等種種現象活動着。同時也不獨人類。生物的大部分。總不免陷入即死全滅的悲運。那麼第四擊呢。
(未完)



肴 佳

請來嘗我們的壹圓西菜

用極好的原料。在極衛生的廚房裏烹調。

我們的猪肉餛飩。也很有名。為全埠之冠。我們的糖菓。尤其特色。用來送禮。要比別人家的格外令人希奇重視。

上海南京路
第三十六號

沙利文謹告

編者與讀者

真正的科學小說，不但本刊上沒有介紹過，就是我國的出版界，所介紹的也少極了，差不多可以說「沒有」。其中第一個大緣故，因科學小說，不是信口開河，可以胡亂充數的。真正的科學小說，必須著者對於科學一方面，有充分的研究，然後用優美的文筆，用小說的體裁寫出來。第一要說理真確，第二要這篇小說裏面，沒有含著「第十次乘方根」「加率」「過飽和」等等的生硬科學帽子和機器油的臭味，和不能以理解的狂語。

我國的科學小說，編者還未見過。同幾位朋友談起來，都搖搖頭兒說「少見少見」。這也難怪；因我國研究科學的很少很少，研究而有心得的，尤少，研究有心得，而能不被飯碗問題罩住的，真是少而又少，研究有心得，不被飯

碗困住，而又能將 $(x^2 + y^2 + 2xy)^2 + 2(x^2 + y^2)^2 + 2(x^2 - y^2)^2 + 2(x^2 + y^2)^2 + 2(x^2 - y^2)^2$ 化成優美文藝的，恐怕要等於(0-1)。

如此說起來，可知科學小說的創作不易得了。創作既不容易得，只能求之於翻譯。但是美國的科學，如此發達，好的科學小說也正如同鳳毛麟角不能多見。現在編者搜集了一宗好材料，又請了幾位富有科學知識的同學，用真正的國語翻譯出來；從下一期起，想按期刊登一篇。但是讀者諸君不要害怕，我們所選的材料中，不但沒有 $(x^2 + y^2)$ ，並且沒有一點汽油味。稍為含有科學專門知識的文字，都加了註解。

下一期預備發表的一篇題為「家在哪處」。這一篇小說是闡明「相對論」Relativity 的真義。讀過「相對論」

的有不了解的地方，再讀這篇小說，至少可以得些幫助。未讀過「相對論」的，讀了這篇小說之後，可以知道什麼是「相對論」及「相對論」的真理。

長篇小說雖然有好幾種，我們暫停發表的緣故，因已經定好的預算，因投票的關係，都推翻了。「萬能術」下一期就要登完，其餘的應當如何發表，恐怕要到下一期纔能決定。



交 換

小說世界編輯先生鈞鑒敬啓者。我讀了四卷第五期中的怨偶感化力一篇。第二頁是高項田在某部謀得一個小差事。照此看來。第四頁下面第八九行「公司裏買賣」似應當改作「部裏公事」。「經理」似應當改作「總長」。或直接管轄他的長官的名稱。又四卷第七期中的棋逢對手一篇。第一二兩頁是二人對面談話。那麼第三頁上面第四行至第六行。那些「他」字似應當改作「你」字。不知對否。

黃縣仲鳳階

我讀了本雜誌三卷五期中的「暗示」一篇，第四頁上面第二行「依在壞裏」的「壞」字，似乎應當要改「懷」字，通大約是排錯的緣故，所以寫出來，請勁風先生和讀本雜誌的讀者，一概改正。

十二，十九，俞熾臣

徐哲身先生這篇不滿意，思想很好。但是內容的句語似乎有點不合於寫實的樣子：如同老農述錢百萬之自述一段，有什麼主觀客觀的詞腔，何嘗配老農說，亦非村農所能懂，我武斷說：完全為文章出風頭罷了！

一九二二，十二，二十六，杭州壽能浩

國慶特刊號，佳作如林，真是精撰；但是我個人對於少芹那一篇狗的階級，特別的有點感想。人有階級，狗也有階級麼？人的階級，現在方且要打破牠，能容階級的制度到狗麼？狗無分貴賤，須以人重罷咧！這兩句話，尤其教人傷心。聽說外國的公園——在中國的——有幾處掛着「不准華人與狗入園」的牌子，大辱奇恥，令人痛哭；但是狗有時能聲價增高，不更奇特麼？平心而論，狗的階級，至少可教拜外的寒心，自重的知奮。還希望先生對於這類的著作，以後的多多登載些！

梁擎天一〇，二〇，清江浦師校。

者治所片藥已自孩嬰爲孩小一有又海上在

徐君哲生上海法大馬路中市日新增洋貨號商人
也其來函云鄙人在滬商界辦事素日信仰貴局嬰
孩自己藥片之鉅大功效去秋小兒曾患腹瀉月餘
生機殆盡夜眠眼張胃不納食氣息奄奄合家惶急
中醫無止瀉之法令人束手無策幸經伯雲家伯指
示專心服用自己藥片再瀉腹內淤積遂安心照服



理孰知不數日腫退而病勢日有佳象刻已健壯如
恆矣嬰孩自己藥片係韋廉士醫生所製專治小兒
及嬰孩各症之靈藥也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
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
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郵力在內每六瓶大
洋三元

又瀉形如
青魚肚雜
之大便數
次而病勢
仍似毫無
把握後小
兒腳腫全
家哭泣以
爲無復生

腹中暖氣

腹中暖氣即腸胃中鼓氣是也其致疾之由係因胃不
消化大便秘結所致也即須服用紅色清導丸以助消
化而導積滯其疾自愈矣且治大便秘結肝火上升肝
經失調口氣穢濁皮膚疥癬面起紅瘰等患營口怡昌
洋行總經理阮文

國先生來示云鄙
人營衛素虧胃口
不健飲食稍多即
氣阻而悶胸膈澎
脹兼之大使燥結
屢就中醫皆以鄙
人身虛宜補不料
愈補胃口愈滯及



試服清導丸則消食潤腸切合病體服用未久胃口漸
勝燥結亦鬆前病盡去現下康強愈於疇昔矣紅色清
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
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
大洋三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清導丸能治痔症痛苦

東方雜誌

二十卷
一卷第一

年週十二一



敵誌二十
週年紀念
號蒙海
內外著作
家寵錫鴻
文各科賅
備蔚爲鉅
觀現將已
經收到之
稿依類相
從分訂上
下兩冊作
爲第二十
一卷第一

政治學之改造	中國政治問題	社會改造與中國政治之前途	憲法平議	國是會議憲法草案對於北京新憲法之影響	現代之出版自由——比較法的研究	二十年來美國城市政府的改革	中國在世界之上位置	從世界眼光觀察二十年來之中國	中俄關係論	二十年來中國的政黨	國民黨與社會黨	歲出預算上之軍費限制論	上海之銀洋並用問題	現代文明與社會主義	中國近二十年之經濟思想	二百兆平民大問題最輕便之解決法	中國之合作運動	我的婚姻問題觀	唯物史觀在歷史哲學上的地位	柯爾與盧梭	國家主義與國際主義	顏李學說與現代教育思想	名譽應考	二十年學術與政治之關係
張君勱	張東蓀	楊銓	羅鼎	陸鼎揆	王世杰	張慰慈	竺可楨	潘公展	周鯨生	高一涵	于右任	徐滄水	馬寅初	豐秋白	李權時	吳稚暉	湯蒼園	陳望道	劉叔琴	郭夢良	瞿世英	梁啓超	章行嚴	胡樸安

角一元二年中 角二册一月每 (價定誌雜方東)

第一號 要目預告

紀念號



二兩號。材料較平時增加數倍，豫定全年，不另加價。尚有寄到，在後及應徵當選諸文，因篇幅所限，祇能在三號以後次第發表，并希鑒原！

新鄭古物出土調查記	馬衡
唯識學之重光	繆鳳林
能所變忘空有並遣的唯識觀	景昌極
元基督教徒之華學	陳垣
反對本能運動的經過及我現在的主張	郭任遠
新宇宙觀	周昌壽
英德哲學之比觀	李石岑
德奧社會學之派別與其性質	俞頌華
立伽兒之生命哲學及其批評	費鴻年
中國方言學概論	何仲英
京音入聲譜	黎錦熙
說中國語言之分化	楊樹達
中國戲劇的三條路	周作人
英國文學之特點	梅光迪
湯麥司哈提的詩	徐志摩
現代之美學	俞寄凡
畫家勒米的人格及其藝術	豐子愷
二十年來物理界之進步	李潤章
二十年來化學的新進步	鄭貞文
樂聲燈影的秦淮河(一)	朱自清
前題(二)	俞平伯
一封信用(小說)	郁達夫
灰色的路程(小說)	盧隱
愛的教育(小說)	夏丏尊
少奶奶的扇子(劇本)	洪深

全年四元 (郵費) 每冊二分

定 審 部 育 教

畫 育 教 俗 通

改良花紙

新年必備

本館採取古來嘉言懿行寓言典故以及交通實業等可資模範足增智識之事分別繪圖極為精雅復加以簡單說明婦孺都能了解實較尋常花紙有益良多時屆新年以之裝飾牆壁當另呈一種新鮮氣象也現已出有一百數十種
詳細名目載本館圖書彙報承索即寄

審定

批詞

此項圖畫取材命意雖不一致要皆足以提倡道德發智識且說明淺顯繪圖精良深合通俗教育之旨

商務印書館印行

分 二 張 每 ◎ 印 精 彩 五

本社投稿簡章

-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敘明。
- 四 至稿末請註，如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
- 五 請書明何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投寄之稿，請隨件附寄退稿信封一個，寫明投寄者住址，並郵資若干（貼在信封上）。
- 六 原稿如來稿，用姓名，並附來信封回信，否則將原稿於二星期內退還。
- 七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 現金
 (乙) 書券
 (丙) 本雜誌
 豫先函商。若其酬報之類，由本社酌定，不投稿時，同聲明。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將本社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不致酬，本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恕不致酬。
- 八 投寄之稿，本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恕不致酬。
- 九 願投寄之稿，本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恕不致酬。
- 十 編譯稿者，請將稿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請寄於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得將稿寄於他處。

地(790)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三年一月六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各省商務印書分館

每週一册 普通號 角五分

定價 預約 每册 數現款及兌票郵票一角五分

全年	半年	一季	一册
五元二角	三元二角	一元二角	每册
二元二角	一元二角	六角	預約
一元二角	六角	三角	全年
四角	二角	一角	半年
二角	一角	五分	一季
一角	五分	二分	一册

本地	埠	本
名一卷十三册	一角三分半	二角七分
全年五十二册	五角四分	二元二角
半年二十六册	二角七分	一元二角
一季十三册	一角三分半	六角
一册	五分	二分

郵費	國內(含古新郵除外)	本埠
郵費	二角	一角
郵費	四角	二角
郵費	八角	四角
郵費	一元六角	八角
郵費	三元二角	一元六角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小說世界)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背痛

背痛為腎病初兆宜
 服對症之藥以速其愈
 否則釀成痼疾此丸主
 治甚宏而於背痛最靈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十四元
 上海北京路兜安氏西藥公司啓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